

年

卷

4

第

期

1-7

第

健行

第四卷第一期要目

× = ×
社評
× = ×
○ ()
(論)
(著)
○ ()
〔通訊〕
÷ ÷ ÷
十 文 十
十 藝 十
÷ ÷ ÷

爭取主動..... (鴻)

祛除傲慢心理..... (志)

所謂思想問題..... 彭志鴻

民生哲學的哲學基礎..... 孫永馨

改革現行地方行政制度之我見..... 鄭紹康

王船山先生的中心思想..... 何貽焜

新道德引論..... 劉紹基

渝行散記..... 谷 一

悔唱後庭花..... 八 仙

新的覺醒..... 抱冷子

懲罰..... 向望久



第四卷第一期目次

心理

衆群

問題

的哲學基礎

地方行政制度之我見

生的中心思想

五思想研究片斷之三

論

花

度問題

戶議會

日報

立業

登久

子

仙

一

基

煇

煇

康

馨

鴻

裁



ANIP



爭取主動

軍志有言：「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這是作戰的基本原則，從之則勝，違之則敗的。

固然，敵人在太平洋的戰爭中初期的勝利是數十年來精心積蓄的結果，但英美的疏於設備，也不能說沒有影響。唯其事先有計劃，故敵人在短期中已取得戰爭上的主動地位，着着佔先，先之有關島香港之失陷，繼之有馬來亞新加坡之破佔，近且爪哇緬甸岌岌可危。整個制海制空權暫時都操之敵入手中。這種暫時的勝利，我認爲是敵入取得優先之結果。

迴溯更遠，則納粹在歐陸的奴獲也是爭取主動的賦予。英法的倉卒應戰，蘇聯的遲遲不前，致使歐洲地圖改色。但一經蘇聯發動反攻，從被動地位變爲主動地位，納粹祇得棄甲曳兵而走。固然，納粹曾以惡劣冬季氣候過冷不便進兵以爲掩飾之辭，不過這祇是一部分理由。

我們不反對會議。反之，我們認爲一個大規模而長期的戰爭，沒有詳細而完善的計劃書是不可的。不過軍事會議亦應注意效率，注意爭取主動的原則。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同盟國的會議者屢矣，然最高統帥部至現在還不見成立，而會議名稱繁多，如太平洋作戰會議，參謀人員會議等，職權既不明晰，應付難免支節，這是與主動的原則和違背的。

爭取主動不僅是軍事上的問題，也與政治有關係；不僅是行動上的問題，也與理想有關係。在爭取主動的原則下，政治上必求無隔閡，理想上不應有歧視，庶在政治協同，理想無間，然後步調齊實。先後得宜。現在英印的爭持尙未解決，而有關作戰的軍事會議祇容許一部分國家參與，種族與國界的隔閡似未完全消除，這真應痛改的。

我們並不願意過分張大過去的缺點，我們祇要一種反省，一種檢討，以作後事之師。我們並不因初期戰事的失利而悲觀而失望，相反地，我們認爲最後勝利是有絕對的把握的，祇要我們能爭取主動，爭取效率的機先。

我們認爲下列的建議有考慮的價值：

- (一) 統一指揮：從速設立最高統帥部及總參謀團，負責指揮並計劃整個同盟國作戰事宜。
- (二) 調整物資：從速設立同盟國物資供應會議，由每一個同盟國代表參加，以求各同盟國物資的合理支配與調整。
- (三) 擴大同盟：論者謂維邱宣言失之空洞，且多側重歐局，有改絃更張必要。並且凡未參加同盟之國家如韓國猶太等均應順其請求，俾其加入。在同盟國集團中，應消除種族國界的偏見，一切均應以平等作出發點。

(四) 加緊動員：同盟國的動員頗嫌遲緩，擁有強大兵力的美國尚未開有大部精兵運到戰場，軍械生產亦未抵最高度，此係最宜注意的。(鴻)

祛除倖心理

太平洋戰爭未爆發以前，除最高統帥一人外，一般人以為英美一旦參加對日作戰，中國從此便可鬆弛其戰爭的負擔了。但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英美着着失利，先之有關島香港之失陷，繼之有馬來亞新加坡之被佔，近且爪哇緬甸岌岌可危，於是悲觀的空氣又籠罩了一般人的視線了。對盟友施無情的攻擊，怨艾蘇聯的趨趨不前（固然蘇聯之對日宣戰是有其客觀的原因的，但是怨艾則可不必），指責英美之增援不力，這種變動不常的態度，實在是應該祛除的。

其實，太平洋戰爭同盟國的初測失利是不可避免的，我國的對日抗戰雖因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而與國際反侵略戰爭聯成一環，但是我們的負擔非徒不因此而稍減，反之我們的責任且因此加重。因為以前的對日抗戰祇對全國國民負責，而現在則須對整個同盟國國民，甚至全世界人類負責了。所以我們在今日應較以前加倍努力，比既往加倍振奮，淬厲以須，確保最後之勝利。總裁說：「吾人過去之堅苦奮鬥，已造成對倭抗戰之勝利基礎，而今日反侵略國家之利害成敗，尤為呼吸一體。集中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之人力物力，以與侵略者同搏鬥，吾人之陣營固更見雄偉，吾人之前途乃益見安遠，而吾人之任務亦彌見艱巨矣。吾全國同胞，自今伊始，更須緊張嚴肅，重視責任之所在，各竭其能，各盡其責，不辭一切艱苦，不惜任何犧牲，絕對掃除苟且私之心理，共作最大最後之奮鬥。」這段訓示是全國同胞絕對遵從的。

同盟國作戰固然有不可諱言的缺點，這個就是英美的政治家也很勇敢的承認。但是缺點並非不可彌補的，我們用不着怨艾，用不着悲觀。同盟國的人力物力實非軸心國家可望其項背，一旦美國動員完成，蘇聯揮師東指，中國發動反攻，則軸心強盜的覆亡是必然的。

我們目前的任務，祇是準備反攻，準備竭盡所有力量以與盟友作戰於國外。並且在同盟國的戰線中，我們應作一個忠實而勝任的分子，在中國作戰區內掃除敵人至絕滅為止，一切倖存、悲觀、怨艾的態度是應完全廓清的。(志)

同日呈交吾人之雷聲。海峽中與英大武。日軍之數暴行。並一式二十二年十一月南京
暴動。日軍之雷聲。海峽中與英大武。日軍之數暴行。並一式二十二年十一月南京
告印度民衆書 蔣總裁



余夫婦此次訪印，留駐半月，經與印度軍政當局以及一般友好開誠
商討吾人之反侵略計劃與彼此共同奮鬥之目的，幸獲一致之同情與全力
之贊助，殊堪愉快。余今任務已畢，即將回國，而與我全印友好作別矣
。祇因留印日淺，對印度國民，未能盡我所言，故此於臨別之時，一傾
我懇摯嚮往之心，藉申平生之積愫。余所欲首先提及者，自余到印之後

，得悉印度全國對於反侵略戰爭，皆有一致之決心，此實余所引以為深慰者也。我中國與印度
合佔全世界三分之一之人口，兩國毗連之國境，達三千公里之長；其文化經濟相互交流之歷史
，有二千餘年之久；然而兩國間從未有一次武力之衝突，此種悠久之和平邦交，實為世界上其
他各國間所未有，此足證明吾兩大民族實為世界真正和平之民族。時至今日，世界和平已為蠻
野之侵略暴力所威脅，我中印兩國不僅利害攸關，實亦命運相同，因此我兩大民族惟有共同一
致，積極參加反侵略陣綫，以實現世界真正之和平，竭盡吾人應盡之職責。抑中印兩國國民之
德性，亦有共同之特點，即兩國均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相崇尚。吾人傳統之精神，厥為不怕犧牲
，以達其救人救世之目的。我中國對於此次戰爭，亦即為此犧牲精神之表現，故毅然參
加反侵略陣綫，此非僅為爭取中華一民族之自由，乃實為全人類之正義，爭取整個人類之自由

也。余敢向我兄弟之邦印度國民建議，吾人在此人類文明存亡絕續之交，惟有各盡其所能，以取得世界人類整個之自由。蓋祇有在世界人類整個自由之中，乃能獲得我中印兩大民族之自由；無論中國與印度，其中如有任何一民族不能得到自由，則世界即無真正和平之可言。至於現在世界大局之形勢，祇有兩個壁壘，凡為國家與人類求自由者，皆必毅然立在反侵略陣線，其間決無中立旁觀之可能。蓋此時實為我全體人類禍福之總關鍵，決非一國一人之爭，亦非某一國與某一國間各別之利害關係；而參加反侵略陣線之同盟者，無論何國，皆在整個反侵略之陣綫之中。共同合作，而非單獨與某一國合作與不合作之問題也。吾人於此憬悟民族主義之意義，在太平洋戰爭開始以後，以應乎時代，有一甚大之轉變，即各民族求得自由之方式，今昔實亦有所不同。現各反侵略國家皆要求印度國民在此新時代中盡其應盡之責任，以求自由世界之生存。印度之將來，實為此自由世界整個之重要部分。同時世界大多數人士皆已同情印度之自由，此種寶貴難得之同情，決非任何有形物質力量之代價所可取得者。全以為應特加珍重，而使之勿失也。誠以此次戰爭，實為全體人類自由與奴隸之戰，光明與黑暗之戰，換言之，即是與非善與惡之戰，亦即世界被侵略者與侵略暴力之戰，倘此次戰爭反侵略陣綫失敗，則世界文明，必倒退百年而不止，全體人類之慘劇，將不知伊於胡底矣！姑就吾亞洲而言，日本軍閥之暴虐，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高麗、台灣自日人併吞以後，其人民所受壓迫與痛苦，既鉅且深，固已足資吾人之借鏡。祇述我中國此次抗戰所受日軍之殘暴行為，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

被陷時之一例言之，一週以內，全城人民被屠殺者，多至二十餘萬人。此五年以來，全國人民幾乎無日不受其飛機大砲之轟炸，凡暴日鐵蹄所到之地，無論男女老幼，非被污辱，即受塗炭，尤以智識份子與青年學生所遭之慘劫爲更甚。殘暴之日寇，決不使稍有智識與思想者容留一人於社會之內，故對於學術機關與具有文化歷史關係之建置，無不澈底摧殘。舉凡日常生活必需之工具，如炊具之銅，耕具之鐵，與手藝工具之類，無不搜括擄掠，毀滅無遺。其在軍事佔領區域內，除姦淫洗劫焚燒殘殺不計而外，更復憑藉暴力，到處開設煙館賭場與妓館，不僅腐化吾人之生活與體質，且圖滅絕吾人之心靈，此種慘無人道暗無天日之醜行，實非全世界文明人類與我仁蕙高尚之印度國民所能想像。然余茲所述者，猶不過爲中外人士所共見共聞者之一端，尙不足以盡其黑暗於萬一也。當此野蠻暴力橫行，黑暗籠罩於全球之時，吾人爲世界文明及民族自由計，我兄弟之邦印度國民與我中國國民，皆宜共同一致，擁護大西洋憲章與二十六國反侵略共同宣言，積極的參加此次反侵略陣綫，聯合中英美蘇等各國同盟國，一致奮鬥，携手同登此爭取自由世界之戰場，以求獲得最後之勝利，完成吾人在此一時代中無可推諉之使命。最後，余對盟邦英國政府特致誠摯之期待，余且深信我盟邦之英國，將不待人民有任何之要求，而能從速賦予印度國民以政治上之實權，俾更能發揮精神與物質無限之偉力。印度此次參戰，固爲求取反侵略民主陣綫之勝利，實亦爲其本身自由之得失，有莫大之關係。余以客觀地位，認此乃爲於大英帝國有益無損最賢明之政策也。

論著

所謂思想問題

彭志鴻

(一) 前言

法國女傑瑪蘭夫人臨刑前曾感嘆地說出：

「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其言沉痛深切，值得國人的回味。我們試舉

目以觀，在國勢嚴重的今日，還有許多幼稚及

別有居心的份子，眼見得前途成于成萬的將士

們用死入生，在槍林彈雨中浴血抗戰，不思所

以奮奮自身，盡國民天職於千萬分之一，反而

坐在安樂椅上大講其風涼話。他們時時高喊着

：「言論不自由呀，思想神束縛呀！政府太欠

民主精神呀」等等，一唱百和，像煞有介事。

對這些幼稚及別有居心的分子，我勸他們將上

述瑪蘭夫人的格言恭楷地寫 座右，每日朝夕

參一百遍。

所謂幼稚及別有居心的分子這名詞，並非筆者輕易杜撰的。在這個

名詞的涵蓋下實包括兩種人：一種是血氣方剛意志無定的少數青年，一

種是心慎區測假名求市的落伍政客。對於前者筆者姑名之曰幼稚，對於

後者筆者姑名之曰別有居心。前者情有可原，後者罪在不赦。這不是刻

薄，還是持平。

那裏很贊同錢賓四先生的見解（見民族文化第六期錢著論思想問題

），我雖目前所思想問題實在談不上這個名稱。稱之為思想問題太抬

高了牠的身分，過分把事虛看得嚴重，而給予反側者以可借的口實。但

是筆者目下談不到一個適當的名詞來表承如此複雜的內幕，所以暫時呼

少為「所謂思想問題」，「所謂思想問題」決非真正的思想問題。

思想問題容易，決非難題可以買辦的。簡單地說：思想是人對就已

知事物的，加以思維，而產生的想像現象。這種現象，思想的成立非有兩

個條件不可：一是須有知識作原料，二是須有認識作用作判斷。筆者不

同筆者所謂先天的意識，或感性的經驗。我們祇以為知識是經驗的累積

，而經驗得自感官，由於官才有經驗，因經驗才構成知識。根據何騰去

思維或認識（判斷），才是思想。沒有知識作原料的基礎（A percept

ion foundation），則思維或認識決難產生。或實物變化基準的知識不

足或錯誤，則思維或認識決難正確。我們把擔任這個中心觀點。以之作

照妖鏡，則雲霧花柳的妙齡女妖馬上會露出九尾狐狸的本來面目，所謂

思想問題假面具也就拋得粉碎，不許再藉欺世枉俗了！

(一) 思想問題？抑知識或認識問題？

洛克 (John Locke) 說：「人生正如白紙一樣」。在這上面可以作

任何圖形。洛克這句話正表露兒童隨時因接受外界刺激而增加的。在

兒童時代，因接受器或感官 (Receptors or Senses) 尚未發育

完全，所以感知能力有限，同時因為動作器官 (effectors) 尚未達成

熱時期，所以與環境接觸的範圍極狹。並且聯絡器官或神經 (Conne-

cts or nerves) 生長亦未臻圓滿境地，所以也談不到整體能力。基於此

三項原因，兒童的經驗常偏而不全，錯而失當。祇是他的知識是不足的

，所以算不得有什麼思想。到了青年時代，器官的發育漸趨安全，然利

用器官之機會少，歷史淺，所以青年思想時所根據的知識是有缺點的，

甚或是有錯誤的。要想以有缺漏或錯誤的知識作原料去建立正確的思想

，正如以腐朽的磚作基礎去構築高樓大廈，其不能堅固是不待說的。

知識是在長期的修正過程中，因為新經驗的增加，新事實的發現，逼迫着把舊知識作不斷的修正。我們看科學上許多假說（Hypothesis）之所以被廢止或更改，都是因為這個原因。所以現代方法論（Metaphilosophy）或主張以演繹法去證成前提，杜威（John Dewey）所主張的思維過程的第四步就是這方面的有力解釋。青年們歷世日薄，未能有充分機會去修正既有的知識上的缺點及錯誤，以這樣的知識作思維的基礎，則空虛是難免的。

知識還有一個屬性，即是反統新知識的產生。個人對自己所具有的知識或錯誤的知識，常沾沾自喜，以為吾道自足，不暇更新。在歐洲宗教盛行的黑暗時代，一切知識皆具有深厚的宗教外衣。凡與此既有知識相矛盾衝突的知識，悉在掃除之列。哥白尼（Copernicus）發現地動說的知識，既與當時教義不符而遭禁止，這便很顯明的說明了知識的排他性。青年雅克具有缺點及錯誤的知識既如上述，而這種知識更不至更有所排他性，所以正確知識的產生更加深了困難矣。

蓋真正知識的獲得，思維的基礎陷於不穩固。每當一問題之來，輒根據這種不正確的知識去認識去判斷（思維作用），則認識必至於錯誤，判斷不免於歪曲。這是知識不足或錯誤的徵果，莫克宜解答一加二等於四的錯誤，絲毫沒有實質上的差別。我們看見具有一加二等於四的舊術教本，則知應嚴加禁止，而對同樣性質的妄謬主張，則兼其名曰思想問題，豈不寬哉！從而禁止之，彼輩且反唇唇駁，說這是他的思想自由權利，豈不更枉不究哉！

其次，縱令知識的本身無大缺點，但吾人利用知識的方法欠當時，或者更明白地說，當吾人以錯誤的方法利用知識去認識或判斷事物時，錯誤就產生了！例如說：

- 凡人易動物，
- 凡人易動物，
- 凡狗是動物，

所以凡人是狗。

這一個個「凡人是狗」的錯誤認識或判斷，是根據兩個正確前提「凡人是動物」「凡狗是動物」才產生的。這種錯誤當然不能歸咎兩個前提，祇能歸咎用這兩個前提的方法不妥當。馬克司主義的理論用作法以分析或研究資本主義的社會也許是對的，但有些人硬要拿來作處理祇有大食小貧的中國社會問題，就大謬不然。馬克司始料何於至此？這大半是運用方法的罪過了！青年們歷世日薄，邏輯的訓練最缺乏，運用邏輯或判斷的心理歷程的機會太少，錯誤是不至絕。然而這只是邏輯問題，不必故作驚人之論而稱為思想問題！

這種歷程容易產生的錯誤甚多，而最易發生的是以偏概全的錯誤。桑代克（Thorndike）稱之為抽象的錯誤（Sampling error）。青年們因當閱歷不博，所觀察得到的祇是片面，他們根據這片面的觀察，馬上會利用形似投合而實不相侔的知識來武斷一切。唯物辨證的觀察所規定得所以會被人們濫用，恐怕就是這個緣故。這種情形正與庸醫治病相同，甲乙兩病人不同的病症，庸醫看此兩人初期的病狀有類似之處，其是便以治甲病應有之藥法治乙，其結果不獨乙疾勿愈，反而加重。對於這種濫用加以取締，我認若非有精神病的人決不致反對，而獨對此類似誤國害民的主張，反加以辯護。美其名曰思想自由，曾不思庸醫為害僅及個人，邪說為惡，能及全體，輕重不分，妄疑任意，豈非滑天下之大稽！

綜上所論，普通所說的思想問題，大半祇是知識不修或認識錯誤問題。因為青年歷世日淺，接觸事物太少，經驗太狹，於犯這類錯誤最常見。不過非青年而有此者亦不少。我們祇有同情他們的無知識，無思想的幼稚，時時與以匡導或糾正，決不要大驚小怪的就還是什麼嚴重的思想問題。

（三）思想問題？抑情感問題？

上述句說不啻與認錯無涉有可原諒的地方，因為多少還經過一番思慮作用——其認錯判斷，其罪過祇是無知與幼稚而已。俗語說：「不知者不罪」，法律上不到成年的幼稚人犯過不科以法，是相當合理的。除此之外，還有一種情形，其影響更有甚焉者。就是一部分人——也是青年佔大多數——根本運用頭腦去思慮去考慮也不會以純粹以意識以情感用事，他們遇事高揚思想自由的旗幟，作他們衝動的護身符，狂叫叫聲，誰知底正，真的白日見鬼！

這人丁卜尤其是青年！——總喜歡新奇，不管新的奇的内容如何，性質怎樣，他們的邏輯是：「凡是新的奇的都是不錯的合理的」。這種新奇奇觀就超入類的天性，有人說這是本能的 (Instinctive)，本能是非理智的，是情感的和不能控制的。當這種非理智而充分情感化的好奇本能用一來接受與衆不類的外鏢主張時，其勇敢的程度是可驚的。我們常常看見滿頭粉面，革西裝，十足布爾喬亞的青年，也會開口普羅，閉口共產，高唱階級鬥爭，堅持勞工專政，至如你問他何謂普羅？那是共產？他會瞠目不知所對，你着進一步問他何需要階級鬥爭？幹嗎實行勞工專政？他會說：「馬克斯亦爾云耳！大義無先例其在！」從而熱火之，勸諭之。他會高聲喊出思想自由來！嗚乎！思想何界！自由奈何界！

另有一種情形就是自炫。人類的自炫據說也是本能。現在不管牠是不是本能，但自炫總是一種常見的事實。一個人厭惡自身的平凡，不甘居于寂寞，他可以荒乎其唐的倡出一種非常可喜之論，以驚世駭俗。你想想去折服他，倘能咬穿切齒的爭論不已，盛氣不肯相下，你若施以禁止，他會以思想自由為辯護。

這一次，另有一種情形，就是培根 (E. Bacon) 所說的偶像 (Idols)。不過我這裏偶像的分類與培根略有不同。第一種最顯著的偶像就是權威的偶像。有了這種偶像的人祇會對權威的意見毫無批判地接受，亦步亦趨，其熱烈的程度，頗非外人所能想像。有些人看來，列寧斯達林的言語會未嘗過，無論見列主講詞何不合中國國情，祇因為是馬克新

列寧所倡導的緣故，他會自負地加以全盤的接受。不問他錯誤不錯誤，祇問他馬列不思列，這是他們的理想！這是他們的自由！第二種最顯著的偶像即是眾象的偶像。在這種偶像的人看來，大家認為是對的便是對的，大家認為是錯的便是錯的。一個人在羣衆中，常致喪失個人的意志，而以與羣衆相同為榮。至於羣衆所代表的主張的得失，他却不會考慮到，有時簡直連自己也不知道是那裏一回事。所以馬邦 (L. Bon) 認為在羣衆中有超個體的集合心靈 (Collective mind) 在操縱一切。

在集合心靈操縱下，個人祇會附和，祇會盲從，祇會毫無端，祇會出風頭。你看一些患了左傾病，中了左傾狂的小嘍囉，亦隨跳擬似的叫聲不已，但他却會以思想自由為護身的法寶。第三種最顯著的偶像，姑名之曰「自我偶像」，有了這種偶像的人，因為環境或教育的緣故，他認為自己是萬物的尺度，矜矜自是，枉己枉人，大言炎炎，鳴高駑駘，會不衡量問題之結束，事態之始終，但他也常以思想自由為借口。

對於這種純粹以情感用事，毫不以理智來控制自身的人，我們的東儲當然更加嚴厲。因為他們的罪過更甚於上段所說具有幼稚性的青年。並且這種人的悔改可能性較少，因之嚴罰的程度較深。總之，這也不是什麼思想問題，沒有什麼了不得的事。

(四) 思想問題：抑動機問題？

人類具有天賦的或後天的慾望，這些慾望是發動人類行為的繼續不斷的動機，或者之曰動機。所以我們研究一個人的行為，當探測行為的動機，則行為的真相自不難明白。若將道德學上的主動或動機論派的學說，就是主張根據內心的動機以判斷行為的善惡的。當我們考慮一新思想問題時，就不能不從達到動機的分析因為所謂「思想問題」也是行為問題 (Behavior Problem) 的一種。

人類的動機很多，按照心理學上的分類多至數十種。當這些動機使人活動時，我們事後活動的表現有時很難發覺動機的真相。有時也能

從活動的實感，發現其內蘊的實感一二。民主政治的呼聲不是在高叫着嗎？外表是怪好聽的，不過你要分析這種口號的人的動機，就簡直不值半文錢。在有些人，動機不外是奪取政權，控制政府，以效忠他們心目中的「祖國」——這祖國的論調如何，明眼人自知。而在有些人的動機不外想借此提高身價，以為作官之階，假如我這分析是錯誤的，則為何在軍政時期，事實集權之際，偏偏提出不合時而論的主張呢？又為何熱衷中央組織各級民意機關為無呢？他們還強用心理調劑，不可方物的主張，你若加以禁止，他們必定說這他們的理想自由。其實或不過是滿足自私自利的動機的標幟罷了，我痛恨他們就是因為他們的動機不良，我對與他們就是因為他們會說的話技巧！

不過有時他們的掩飾工夫不周到，被旁人發覺了他們的卑鄙的動機。他們在這種境地下就會利用種種變化的機構（Mechanism）以粉飾一切。這種機構中最常見的一種就是文飾作用（Rationalization）。想出一種理由以資掩護。有時簡直利用推諉（Pretence）的機構把錯誤歸之別人。我們目下似乎有很多人在談論中央及國民黨，他們不過是借此分散他人對自己錯誤的注意，而諷刺於他人。這種卑鄙不堪的物議。你若加以禁止，他說這是他的思想自由。嗚呼！自由的天下罪惡多假汝之名以行！

上述的這些變化的行為機構之運用，是因為那些別有用心的卑鄙動機為人所誤，余來作新變化的，或可合稱之為密護機構（Defense mechanism）。有時則因為自身有了嚴重的缺點，無法直落其是某些動機，不免發生卑鄙之感（Feeling of inferiority or inferiority complex），為要克復這種卑鄙之感，有時也採用文飾作用。據說中共和外交理論是前後矛盾的，當他們的「祖國」與德國妥協時，毛澤東氏甚至有「中國以後不妨與德國接近」的荒謬主張，並且謂德意日與英美「雙方都是侵略巨魁」（見二十九年一月二日新華日報徐冰撰「回憶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文），但當他們的「祖國」被德國攻擊時，「希特勒元首」（新

華日報對希特勒的贊頌語）馬上就變成了瘋狗（新華日報對同一希特勒的咒詛語），帝國主義彼此間的侵略戰爭不得不改為侵略蘇聯與反侵略陣線的戰爭。這種矛盾的缺點，不獨外人看見好笑，中共人亦覺得難以為情，為要克復這個缺點就把他們祖國代代相傳的法寶——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搬出來了！在題目「一切為着希特勒主義之死亡」論當前戰爭性質與行動——洋洋數千言的論文裏面（見本年八月十日新華日報），居然想出奇妙的方法把缺點掩飾了，這就文飾作用之一例。

在求克復自身嚴重缺點所引起之卑鄙之感時，有些人也會利用掩飾的機構。在所謂一邊區政府一統治之下，人民毫無自由，談不到民主。為要彌補這種缺點，他們便硬說中央不民主，說中央不民主便把自己的缺點投射到他人身上。

文飾作用及掩飾作用的應用在後補償的機構（Compensation mechanism）間，間接滿足自身的動機，可合稱之為補償的機構（Compensation mechanism）。無論衛護的機構或補償的機構，皆起源於自身的缺點，或自身動機——很多是不正當的——的不滿足。當這些變化的機構發動，倡為種種荒謬的主張時，他也會時時說這最高的思想問題。

（五）現階段中國無思想問題

根據上文的分析，「所謂思想問題」實非思想問題，不過是知識問題，認識問題，情感問題，動機問題而已！說到這裏，也許有人提出質問：「為甚麼目下思想上有共產主義，民主主義，國家主義，與三民主義的分別呢？」其實這是一種皮相的觀察，因為三民主義實在不與共產主義，民主主義，國家主義相對立的，而是統攝了這三種主義，去其法律，而存其精英。民族主義的意義相當於國家主義，但無國家主義的狹隘；民權主義相當於民主主義，但無民主主義的放任，民生主義相當於共產主義，但無共產主義的偏頗。因為三民主義具有這廣大的統攝性，所以自抗戰以後，比較著名的幾個黨派都公開聲明：「三民主義為中國

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或「本黨主張與三民主義並無根本不同之點」。是以三民主義實際上就是中國現階段僅有的主義，本黨既此一，那裏來的思想問題！

也許另外有些人要質問：「中國現階段既然沒有思想問題，爲甚麼又有許多黨派？黨派不是代表不同的思想的嗎？」這疑問，也不難解答。中國的確有許多黨派，在國民參政會內都有他們的發言人。政府並給予他們合法的地位。除這些黨派的人士有時也因爲知識，認識，情感，動機的不同而演成上文說的「所謂思想問題」外，他們的思想中心；都包括在三民主義內了，並且自己承認爲三民主義奮鬥了，所以黨派的存在並不是以表示思想問題之存在。尤其我們只可以說：在同一思想指導之下，實行的步驟容有參差的不同，判斷個別事件時，觀點容有輕重之區別，這當然不是思想問題。

中國現階段的無思想問題，也不應該有思想問題。在國難嚴重的今日，正是國民實際個人的自由與國家的時候，絕對不容有相反的主義，矛盾的主張，以分散意志的團結，毀壞堅固的長城。這是不必詳加解釋，即可明白的。

我們思想的中心是三民主義，代表三民主義的政黨是國民黨，領導國民黨的領袖是 蔣委員長。我們認爲在現階段的中國沒有思想問題，就是確定三民主義的信仰，國民黨的政策， 蔣委員長的領導沒有問題。若認爲有問題，那不是思想問題，而是上文所說的知識問題，認識問題，情感問題，及動機問題。

對於這些問題怎樣處理呢？普通只注意到消極的禁止，還是絕對失策的。禁止時間名之曰思想的統制，則更失策了！消極的禁止固屬必要

，但是積極的開導，尤爲必要，統制的方法固不可無，但名之曰思想統制，則把事態看得太嚴重了。這種統制與法律制裁罪惡或過失的性質相似的，這不是思想問題，祇是犯罪與過失問題罷了！

(六) 尾聲

根據上文的分析，中國目前實在沒有思想問題，而且不應該有思想問題。我們的唯一思想就是三民主義的思想，我們唯一的問題就是如何實現三民主義的問題。在強隣入寇的今日，我們應有的口號是「國家至上」，「勝利第一」。我勸那些幼稚的青年，應多多訓練自己，充實自己，須知幼稚的主張及言論對民族國家祇有客觀的損失（雖然主觀上不能看到這種影響）。亞力士多德 (Aristotle) 說：「知識是美德」(Knowledge is Virtue)，故知識不與幼稚也是一種罪惡。根據無知識的見解，發爲幼稚的言論，且以思想自由爲護符，是極不道德的，應嚴格自新，力求改悔的。

對於那些情感用事的人們，對於那些動機不純潔的人們，我勸他們靜頭腦，用良心及理智時時拷問他的言論及主張，不要誤國自誤，欺騙自欺了！

最後我勸大家說：

我們祇有一個信仰——三民主義

我們祇有一個政府——國民黨所領導的中央政府。

我們祇有一個領袖——蔣委員長！

十二、二十八、草擬於行機網錄室

民生哲學的哲學基礎

孫永壽

各種哲學都有它的哲學基礎，無獨之有根水之有源是一極的道理。無根的樹無源的水和無哲學基礎的哲學是同樣不可思議的。所以我們研究民生哲學，必須以民生哲學的哲學基礎為研究的起點，不然，雖說許多事動升費了許多氣力，仍然不免陷於迷途。

那末，民生哲學的哲學基礎是什麼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必須對於哲學有一個清楚的概念，所以又不得不從哲學自身研究起，究竟什麼是哲學呢？古今來的哲學家，差不多各個人都有他自己對哲學所下的定義，你如果翻開什麼哲學概論。哲學論說或什麼哲學大綱之類的書看看，真叫你頭昏眼花，不知所從。然而，我們可以從這許多不同的定義中，找出它的共通之點，而得到一個共同的普遍的定義，就是一哲學者，是研究宇宙人生認識等根本原理之學也。一從此定義中，可知哲學之內容即哲學研究之對象，可分為宇宙論人生論及認識論三個範疇。

民生哲學屬於三個範疇中的那一個範疇呢？

無疑的，當然屬於哲學中之人生命論的範疇了。俱人生由宇宙發展而來，故人生論豈不是宇宙的東西而是來自宇宙論，換句話說，宇宙論是人生的基礎，而宇宙根源底問題又為宇宙論中其它各種問題的基礎，所以我們來研究民生哲學的哲學基礎是什麼，便來研究民生哲學的宇宙根源是什麼了。

民生哲學的宇宙根源是什麼呢？

民生哲學的創立者就是 國父孫中山先生，所以要講得民生哲學的宇宙根源是什麼，便非得從 國父底哲學中去找不可。換句話說，民生哲學的哲學基礎便是 國父底宇宙根源論了。

國父底宇宙根源論又如何呢？

現在就讓我們根據文獻來探討吧！

國父在軍人精神教育第一課中說了兩段話，第一，他說：「精神雖由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第二，他又接著說：「精神雖為物質之對，然實相輔為用，考從前科學未發達時代，往往以精神與物質絕對分離，而不知二者本合為一。」從第一句話，可知他認為宇宙之根源有二，即物質與精神，從第二句話，又知物質與精神本合為一，成爲一個物心綜合體，所以我們可以說，國父對於宇宙根源底見解是物質與精神之統一，叫做物心綜合論。

宇宙的根源是什麼呢？自從原子論推翻後，依現在科學家底見解便是電子了，因為物質由元素構成，元素由原子構成，原子由電子構成，電子既然不可以再分割成更小的單位，而所謂宇宙的根源者，便是一種究極的最後的單位。那末，電子不是宇宙的根源，什麼是宇宙的根源呢？所以要證明物心綜合論是對的，只要證明電子是物質與精神的統一體便可以了，電子的結構，究竟如何呢？各科學家所見不一，有的說它是粒子，有的說它是波浪，而大科學家愛因斯坦底相對原理，謂電光是粒子又是波浪且為二者之統一物，便把這兩說統一了，愛氏這理論，經英國天文學家底證實，又經近代心理學家底演繹，我們便可大膽的講粒子是物質，波浪是精神了，然而，電子既是粒子與波浪的統一物，則小也說物質與精神統一物嗎？而宇宙萬物既均為電子所構成，換句話說，就是電子既為宇宙底根源，則 國父對宇宙根源底見解為物心綜合論，不是很科學的嗎？因而也可以說民生哲學的哲學基礎是建築在科學上了。

但有人說：固然依現在科學家底見解，電子是宇宙的根源，是一種究極的最小的單位，但所謂電子是一種究極的最小的單位者，不過是用

現在科學的方法，不能把這它分割成更小的東西而已，科學日日在進化中，誰能擔保將來永久是如此呢？因為過去曾經認為原子是最小而不可分的東西，但從電子論出，便把原子論推翻了，而且極微學上無限小的原理，調劑到電子一定還是可以再分的東西，所以我們必當證明將來由電子分割出來的最後最小的單位，或更由此最後最小的單位分割出來的最後最小的單位及更由此無窮的推演下去的最後最小的單位，也是一種物心綜合體，那才足以證明「國父底物心綜合論合乎科學」，也才足以證明民生哲學的哲學基礎合乎科學呢？

有證明，有證明，其實說出來很簡單，一七八九年拉瓦錫（Lavoisier）所發明的物質不滅定律及一八四二年梅爾（Robert Mayer）所發明的力不滅定律不是已經替我們證明過了嗎？為什麼呢？因為物質不滅定律是證明宇宙間質之總量永久不變，而能力不滅定律是證明宇宙間能之總量永久不變。第一，既然能之總量永久不變，則開始時宇宙間能之總量與今日宇宙間能之總量是相等的，故開始時已有能的存在，第二，開始時已有精神的存在了，不過是一種自我的低級精神，在具有自覺的高級精神的人類看起來，其精神作用顯而且極顯，而對於精神之作用，雖涉乎其微，精神之意，仍然不滅，故開始時之精神存在，是毫無疑問的。第三，開始時精神之存在，顯而不滅，顯而精神存在，是毫無疑問的。第四，開始時精神之存在，顯而不滅，顯而精神存在，是毫無疑問的。第五，開始時精神之存在，顯而不滅，顯而精神存在，是毫無疑問的。第六，開始時精神之存在，顯而不滅，顯而精神存在，是毫無疑問的。第七，開始時精神之存在，顯而不滅，顯而精神存在，是毫無疑問的。第八，開始時精神之存在，顯而不滅，顯而精神存在，是毫無疑問的。第九，開始時精神之存在，顯而不滅，顯而精神存在，是毫無疑問的。第十，開始時精神之存在，顯而不滅，顯而精神存在，是毫無疑問的。

兩個定律合起來看，因為既然宇宙間物質之量有一定而精神之量也有一定，則物質雖可變化，誠能作溶解，凝固，汽化，液化，昇華，潮解，風化等物理變化及化合，分解，取代，複分解等化學變化而已，總之，無論物理變化及化學變化也好，變來變去，不過是原子數之增加及排列與組合之方法不同而已，物質還是變為物質，物質決不能變為精神是可斷言的，依同理，則精神雖可變化，在低級精神也不過是動能及位能之互相轉換，或詳細言之，亦不過是暗能，聲能，光能，磁能，電能及化學能之互相轉換而已，而在人類之高級精神，亦不過是喜

然變愛惡欲等不同意之表現而已，變來變去，精神仍是變為精神，精神決不轉變為物質，也是可以斷言的，精神既不能變為物質，物質又不能變為精神，而電子是有物質的且有精神的而為二者之一物，則由電子分割出來的最後最小的單位，或更由此最後最小的單位分割出來的最後最小的單位及更由此無窮的推演下去的最後最小的單位，不也是由物質與精神所構成的物心綜合體嗎？不然，則電子中的自在而不能自覺的低級精神所謂波浪者，又是由何處來的呢？明乎此，則宇宙的思想是一種物心綜合體固有疑問嗎？「國父底物心綜合論」不合乎科學嗎？

民生哲學的哲學基礎還不是建築在科學上嗎？說到這裏，或許還有人提出疑問說：「你從物質不滅定律及能力不滅定律二大定律中證明了物心綜合論之正確性，固然在理論上是沒有破綻的，但如此說來，則物心綜合論便是依此二大定律，而存在了，假如一旦有人在科學上證明了這二大定律亦如原子論之不正確而推翻了，據句話說，就是民生哲學的哲學基礎的基礎竟被推翻了，那又如何呢？」

我的查覆是：「科學不斷的進化，則現在所認為是真理的一切真理，在將來均有變為不是真理的可能，在原則上，還是對的，但是假如你懷疑這二大定律亦非永遠可靠，則一旦有人指出了科學上的無窮數及無限小的原理亦如原子論之不正確而被推翻了，則電子或者其永久最後的單位亦未可知理，總之，我們固執一個理論，總要以一個基礎為其出發點，而此為出發點之基礎之正確性，又必須用其他理論以解釋之，所以宇宙間必須有一個或數個公認的理論為理論的基礎，其他的一切理論之正確性皆須從此基礎理論中求得解釋，例如一部幾何學不是建築在幾個公理上嗎？但何者有資格為基礎的理論呢？那祇有靠我們的經驗與直覺了，縱觀今日的宇宙，萬象森羅，倏起倏滅，旋有旋無，無皆為俄頃幻象，欲在此幻象之中或在此幻象之後，找出幾條不生不滅不變不易之根本原理以解釋此森羅萬象之宇宙現象，捨物質不滅定律及能力不滅定律

這二大定律便說不出條條呢？一部化學及一部物理學不都是均築在這二大定律的基礎上嗎？雖然這二大定律的誕生歷史並不長久，但它們誕生了，在它們誕生以前及誕生以後的許多事實因它們而得到解釋，許多定理因它們而更加得到說明，這與它們無相抵觸，要知道這原子論不過是個宇宙理論中的一環，原子論被推翻了，便附此環而成立的許多理論亦隨之而被推翻，然而所推翻者，終究不過一環而已，而非全部，總理論說：「總括宇宙現象，要不外物質與精神二者，」而此二大定律則專為解釋此二者的，則其為宇宙全環之總關鍵可知而知，依吾人之經驗與直覺，此為宇宙全環總關鍵之二大定律既能將全環萬象之宇宙現象解釋得圓貫通融，則不以此理論為基礎以解釋宇宙根源底理論，難道還有其它理論有資格做它的基礎理論嗎？當然，我並不敢武斷底承認此二大定律有永久的確實性，而且站在科學理論的立場也不容許我作武斷的定論，然而，假如你這這二大定律也懷疑起來了，又尋不出其它有資格做基礎理論的理論來做基礎，則就是你不要理論了，如果你不要理論的話，那便無異於懷疑到「認識之不可能，也便無異於懷疑到你自己的「自我」之存在了，那便便變為一個絕對的極端的懷疑論者，猶知「絕對的懷疑，便等於自殺」啊！我想，凡是自願自殺的人，都不曾如此吧，換句話說，凡是不願自殺的人，都願意而且必然承認「國父底唯物綜合論合乎科學了，因此也便承認民生哲學的哲學基礎是建築在科學上了。」

我們毫不憚煩底證明出唯物綜合論是千萬萬萬萬不可破，同時也就無庸證明出民生哲學的哲學基礎是建築在道個千萬萬萬萬不可破的唯物綜合論上，可算目的已達到了，然而，我們上面說民生哲學的哲學基礎是唯物綜合論，此不過因為「哲學者是體系之學也邏輯之學也。」我們因其有一貫的邏輯性，所以斷定它有什麼宇宙哲學，便有什麼人生哲學，有什麼人生哲學，便有什麼宇宙哲學，因此說它的哲學基礎是唯物綜合論，這還是採取的一種演繹的方法來說明的，僅有此儘分明，雖已够了，然而尚不完美，我們不妨以過來再作一次歸納的說明吧。換句話

說，就是從民生哲學中某幾點上反證出民生哲學的哲學基礎是建築在唯物綜合論上，茲證之於後：

第一、從民生哲學的歷史觀點上證：

孫中山先生說：「民生就是政治底中心，就是經濟底中心和種種歷史活動底中心，好像天空以內的重心一樣。」一則則說：「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底定律，才是歷史底中心。」由此可知中山先生把歷史的中心，看作是民生，所以在名稱上，遂有許多人改呼民生哲學為民生史觀了。

自有歷史哲學以來，解釋歷史的觀點，大概不外兩種：一種是以物質為歷史的中心來解釋歷史的變遷和發展，叫做唯物史觀，一種是以精神為歷史的中心來解釋歷史的變遷和發展，叫做唯心史觀，那末，中山先生的民生史觀究竟屬於前者，抑屬於後者呢？我以爲既不屬於前者亦不屬於後者，它是把唯物史觀和唯心史觀作了一個辯證的統一，吸收了它們二者的長處而拋棄了它們二者的短處所綜合而成，所謂吸收了唯物史觀的長處便是把唯物史觀「物質環境決定人類行為」這一原則吸收了，所謂拋棄了唯物史觀的短處便是把唯物史觀的機械性和由它導出來而帶戰爭鬥論拋棄了，至於所謂吸收了唯心史觀的長處便是把唯心史觀的「物質的環境受人類的行為所決定，人類對物質環境的反作用是不可否認的」這一原則吸收了，所謂拋棄了唯心史觀的短處便是把唯心史觀的高調人類精神作用的絕對性拋棄了。

由此可知，民生史觀是既無機械論之失亦無絕對論之失，它把握到了歷史的進化動力之全說：物質環境決定人類行為，人類行為也決定物質環境，這樣說來，民生史觀的哲學基礎便是建築在唯物綜合論上了，茲列表如次：



第二，從民生哲學中底「民生」底意義上看

我們說了半天，究竟「民生」底意義如何？民生哲學與民生主義的關係如何？這些問題都有知道的必要，茲將先生說：「如果我們從具體方面著眼，即以解決某種時代某種環境中的民生問題為任務，則可得結論就是民生主義，難道平均地權和節制資本等方法是現代中國底民生問題之處理嗎？如果我們從抽象方面著眼，即以解決一切現代一切環境中的民生問題為任務，則所得結論就是民生哲學，難道民生為歷史活動底中心和民生為社會進化底動力之說還不是歷來各國底民生問題之歸納嗎？」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民生哲學與民生主義之內容完全一樣，所以「民生」底意義，其意義與民生主義底「民生」完全相同，中山先生說：「民生」二字的意義，就是人民底生活，社會底生存，國民底生計，羣衆



第三，從民生哲學中民生底性質上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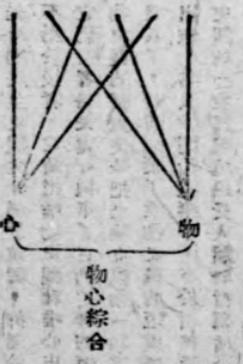
朱執信先生曾說過一段話：「如以生存而論，則豈特人類能生存哉？駝鹿在山，魚龍在海，彼樹木嘗不問於呼吸遊地，彼亦自有地球以來保有數十億年之壽命，其先此生存於昔日，其子孫又將生存於近之將來，未遑稍議也。如以力能養力而論，將來殫竭竭矣，則豈獨人豈能永保其子孫不為生存競爭之犧牲，且以其目前所據記載所存而論，則吾人之近族如銅色人種者已就衰微，而吾人所認為之人種亦久矣不存於世界，若以魚龍之過去，其將來，安知其必不人類而頤頤哉？」而人類相偶語，決不肯自處於魚龍蛇蛇者，必於單純「為生存」之一事以上，更加以「如何生存」之商量……」

的確，人類與其他動物皆求生存，人類之所以異於其他動物者則在如何生存，人類要生存便不得消費，要消費便不能生產，有了生產便

底生命。

生活是Life，生存是Existence，生計是Economy，生命是Life，合而言之，即可生計維持生命便是生活因而能生存，由上面一句話，分析下來看，便知有了生命，才談生活，能生活，才是生存，但如何才有生命呢？便是要用生計來維持。這樣，我們對於生活，生計，生命四者就有看重生計的必要，換句話說，就有看重經濟底必要，民生底意義就偏於經濟了。

經濟中所談的，無非是消費，生產，分配等事，但不曾消又也好，生產也好，分配也好，總離不了物質與精神，所以歸根到底，便是民生二字的後面實離不了物質與精神，換句話說，便是「民生」的意義是籠罩在物心綜合上面了。茲將明瞭起見，列表如下：



不講不分配，分配的結果，消費者才能獲得消費物，可見人類求生存的行爲是採取如次的方式的：

消費——生產——分配——消費

我們仔細研究起來，此式有兩個消費，前一個是消費底要求，即衣食住行底要求，為物質需要，屬於精神，後一個是消費底實踐，即衣食住行底實踐，為物質享受，屬於物質，所以總起來說，便是人類求生存底行為起於精神終於物質而為物心之綜合現象。

總起來看，我們從演繹法證明民生哲學的哲學基礎與經濟在物心綜合論上。又用歸納法從民生主義底民生之意義及民生之性質三點上反證出民生哲學的哲學基礎與經濟在物心綜合論上之為正確，則其基礎之為物心綜合論還不是千萬萬種顛撲不破嗎？

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於中正大學

改革現行地方行政制度的我見

鄭紹康

現在地方行政制度有改革的必要，已屢成爲公認的事實，但究竟如何改革？還是衆說紛紛，莫衷一是，有的主張省區縮小，取消專員制度成爲真正的二級制，有的主張省制仍舊，擴大專署組織，使專員既成爲真正的省縣的中間級，各有各的理由，同時也各有各的缺點。我們在討論改革現行地方行政制度的時候，不可忽略我們建國的原則，不可忽略各國現行地方行政制度的情形，同時，更不可忽略我們的歷史和時代的需要。

中國地方行政制度之確立，始於秦始皇廢封建，立郡縣，後歷漢唐元明清以至現在，代有變遷，迄無定制，以致地方行政區有部、縣、州、道、路、府、省……等名詞；有二級三級四級五級的差異，看起來好像是隨便容易，全沒有一定方式和規則，其實祇要你體細心的去觀察，他們千變萬化的演變當中，仍有一定的方式，且這個方式仍適用於現在，其方式爲何？即中國地方行政制度，雖有幾個特例，但大半都是在二級與三級當中兜圈子，治的時候，就把三級制改爲二級制，亂的時候，又從二級變成三級制，以此中國一清一亂的歷史，便把地方行政制度變爲二級三級，三級二級的循環了，這是公例，這是事實需要的結果，不信吧，請看史例：

漢初不是承秦之制爲郡縣二級嗎？（漢初雖有國，仍不失爲郡縣二級制）武帝雖設有十三部州刺史，奉詔督察州，但當時的州，不過是部上的一級，刺史祇是中央的視察員，且其品秩在郡守下（郡守二千石刺史六百石）故仍屬密部屬二級制，但到了漢末，「天下大亂，豪傑各欲據有郡縣」，（通典）刺史權輕，不足制賊，乃置收伯，監軍領民，專制一方，郡縣二級制，到此遂變成州、郡、縣三級制。此種制度，既強、省、治北制而未改。（雖有時將收伯改稱刺史，而刺史權又爲收伯之

上級，故仍爲州郡縣三級制）蓋我國自漢末以迄隋初，天下紛爭，迄無寧歲，非三級制不足以肆虐。及隋文帝有國，結束南北朝的紛爭局面，便馬上廢郡，以州郡縣，改爲二級制。（烏帝雖然曾改州郡縣，但州郡實爲一級）唐初，因山川形便，分天下爲十道，但道使祇負責督州縣的責任，沒有固定的駐所，也沒有一定的傳承，更不直接管事；與漢初的刺史一職，故唐初地方行政制度，仍爲州縣二級制，及到乾元以後，各地發生兵亂，遂命軍人兼轄州刺史，更加節節爲節度使，節度使兼軍政財權於一身，不但成爲州縣的上級政府，且更權傾中央，於是唐初的州縣二級制，到此遂變爲道州縣三級制了。爲什麼？「一統狂寇亂當」（通典語）也！唐末，此種節度使之制，終演成藩鎮之禍，五代更以藩鎮更帝，但此處必須辨明者，即非因節度使之制而使天下大亂，乃因天下大亂，而始深節度使之禍也。到了宋太祖平定天下，乃用和平的手段，削去藩鎮的兵柄，分命文臣，出守節鎮；更於各州置通判，專傳事總；於是節度使便成爲一偶空銜。唐末的道州縣三級制，便又變爲州縣二級制了。宋初本有改道爲路，各路設轉運使之事，但此時的轉運使，完全爲財政官，不管理政，更不管理軍事，故不能成爲州的上級，但到了宋真宗的時候，又以各路發生兵事，於是常假轉運使以軍權，使之管理民政，兼按察一俾之以分路而治，使於一「路之事，無所不總」。於是藩鎮又漸漸成爲州上的一級了。

這一段說明什麼？第一、說明中國地方行政制度是變的。第二、說明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常隨着三級二級，二級三級的變。第三、說明天下亂的時候，就從二級制變爲三級制，治的時候，就把三級制改爲二級制。

現行的省制，有幾個重大的缺點：

第一、省的權限太大，省政府於一省的民政、財政、軍事、均掌有大權，甚至有的連司法都要干涉，跋扈的更爲所欲爲，簡直置中央的法令於不顧，中國數十年來的內亂，省權太大，是一個主因。雖然近幾年來比較軒點，但中央仍不能指揮自如，以收指臂之效。

第二、因省權太大，事太多，不得不設分設四廳辦事，但廳處一分設，便成爲各自爲政的局面，以致政令紛紜而復，使下級機關無所適從，同時一件事常牽涉幾個廳處，常以磋商會辦，繁費周折，時間因以耗費，行政效率因以減低。

第三、省權太大，縣權太小，縣的每一措施，必須動輒請示，而省區遼闊，交通不便，公文往返，動輒經月，常時一件急要特辦的事，及至省府批示下縣，早已過期壞境。

第四、現行縣一級，完全成爲被動的機構，一切事情均由省作硬性的具體的規定，但以省區太廣，交通、文化、經濟、各省不同，適合於甲縣者，未必適合於乙縣，適合於乙縣者，又未必適合於甲縣，但實行爲劃一變齊起見，已作硬性的規定，於是各縣不得不削足適履，強而行之，是否合於縣的需要，早已無人過問。

第五、省區太大，單位太多，如四川、河北、河南、有多至百餘縣者，對縣指揮監督常不易周，祇憑幾個情報員視察員而定優劣賞罰，上下之清既隔，行政效率自然減低。

現在的事員制度，本來適應劃一清鄉之需要，及針對現行省制之缺點而設置的。但以行的專員制度，是否負起了這個使命，殊爲天大的疑問，專員制度設立之動機，在劃一清鄉，但現在的事員，雖兼有保安司令，而仍爲「無階級」。有一次，我同一專員兼司令談話，他自嘆爲「無階級級」，我問之一前門趕過海士，不是槍嗎？他答道：「那是警察局長來守衛的警察」。你看這樣無階級的事員兼司令，怎能負劃一清鄉的責任，專員而執行警察，顧名思義，他負有督察各縣行政的責任，但他自己的組織太可憐了，兩個科長，三個科員，對轄

區的縣長，既不能任，又不能免，縣的一切報告及請示，可以不經過他，就是經過他，他也祇能「准予備查」，或「既備查呈仰候核示可也」而已，省的命令，尤其多半直接到縣，所以弄得許多事情，縣府早已奉到命令，而專署還是莫名其妙。這樣要他如何去督？如何去察？所以以現行的專員制度，去彌補現行省制的缺點，不但等於給木求魚，而且還有反作用。

根據以上論點，現在的省制同專員制，實有通盤考慮，澈底改革的必要，但改革的要旨，不在省區的縮小，而在省及專員制的改善，換言之，即把省改爲虛級，專員改爲實級，簡樸或許會有人大驚小怪，甚至懷疑。總理遺教及世界潮流有所未合，但我的答覆：

一、政治制度是時代的產物，決不能刻守成規。天下有事的時候，地方行政制度必須三要三該才能應付裕如，歷史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因爲以中國之大，交通之不便，如再加之以軍隊，則各級政府指揮之不便，聯絡之不便，是必然的事實，該省的省多，便可補救此種缺點。

二、總理的建國大綱已經規定中國地方行政制度爲省縣二級制，本來用不着討論了。但總理建國大綱是我們建國所應遵循的最高原則，怎樣去完成，還須要我們因時因地去適應，所以民國二十一年孫科總統三省副理總司令部「爲整飭吏治等進行政效率，以便徹底劃一清鄉」，而頒行劃一區內各省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組織條例，設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後來此制普遍爲中央採用，只儼然成爲省下一級，雖然一般人把牠解釋爲「省的權的精光，不是縱的延伸」。在理論上或許不得不這樣解釋，但換之現在的事實，實非如此。專員公署之設置，漸漸使中國地方行政制度走向三級制的途徑，確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三、是的，現在各國的地方行政制度，多半採二級制；但中國的環境，與各國決不相同。中國省區面積之大，往往等於歐洲數國；新疆無論矣，即四川、雲南、甘肅、陝西、等省，亦各等於德法二國之和，湖南、陝西、河南、廣東諸省之面積，亦各等於英意一國。是在歐洲各地方政

許如有一概。在中國部部三季矣。何如德國又邦之下。現有省、區、州、三級制（如普魯士特選）。

四、主張縮小省區的最大理由，是說省轄縣太多，指揮監督難周，但把省縮小後，中央不亦轄省太多乎？今以每省縮小為三省計，全國二十八省縮小後，即有八十四省之多，以一遼遼之中央政府，指揮監督分布於數千里外之八十餘省，是否指揮裕如，疑將困難，誰也不敢擔保，美國聯邦之下僅四十八州，法國原有八十九州，現已合併為二十二省，英格蘭及威爾士有縣六十二，而學者病之，省之下單位太多固不可，中央政府下之單位太多則可乎？

五、縣是行政執行機關。執行機關指揮監督的機關決不能太遠，不然就難於指揮之效，中國縣一級，自秦漢以至現在，均沒有多大變動，可見業已穩固，決不能輕欲改易，故祇有把他的指揮監督機關與他的距離縮短，換言之，即把現行的行政督察專員制擴大加強，使他成為過去府道以代替省的地位，而把省改為虛設，祇是受中央之委託，監督區（最好名之曰府）縣行政的執行。這地區不患縣的單位太多，中央對地方仍不致失却聯繫，省區的業務也比較現在的省減少，不必分設縣地辦事，則紛歧重複遲滯之弊，亦可一掃而空，縣的行政效力，即可大見加強，省的制讓步的現象，亦決不至再見於將來。

六、縣是地方自治的單位，是政令實際的執行機構，要他的業務發展，工作數量增加，非給以大權不可，但以中國民智之未開，及省縣距離之遙隔，指揮監督之難周，故縣一級始終仍居於被動的地位，今他的指揮監督的機構與他的距離既已縮短，則指揮監督自然容易，賦之以大權，自不至再慮其阻礙。

事之有全國性者歸諸中央，事之有地方性者委之地方，以縣為單位去奠定地方自治的基礎，以省做橋樑去溝通中央與地方；這是 總理給我們的遺訓，但如何去完成？題在我們因時因地去運用。現在省制之有毛病，現行專制之不能醫治，已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痛楚打算，徹底改革，再不可遲疑。

總裁訓詞

「敬國一日不放棄他侵略的大陸政策，不撤回他侵華全部的軍隊，無論他用什麼卑鄙的方式，無論他造什麼無稽的謠言，而中日戰事，決不能結束的，祇要中日戰事不結束，那就無論任何國家決不會同他日本妥協諒解的，如此他再藉着歐戰機會，擴充他生產經濟力發展他工商業貿易，豈不是等於緣木求魚麼。」

節錄 總裁五屆六中全會開會詞

「我們固有的精神是什麼呢，就是「禮義廉恥」這四個字，拿現代語來解說，禮就是秩序，義就是責任，廉就是尊重他人，恥就是尊重自己，這又和我們古語所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三句話的意義相通的。」

亦承、其不... 手書、影... 貴... 去...

王船山先生的中心思想

何貽焜

——船山先生逝世二百五十週年紀念——

船山先生逝世二百五十週年紀念，原欲為一文敘述船山先生之生活與思想；

船山先生為近三百年來之大儒，早已有人論及，如劉繩莊曾謂先生

之學，無所不備，一洞靡之而，天地充氣，聖賢學脈，傾此一線。」

其能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見梁著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而錢賓四先生於其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亦曰：「明末論老，

其發江南，究心理學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為大家。然梨洲

實兼在學業，而自所創識者並不小。船山則雖趨甚深，持論甚平，不徒

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諸儒，其博大闢括，幽微精警，蓋無多讓

云：「彼有研究清變，不敢多說。」（見梁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况

船山先生之中心思想，論者亦不無其人，惟以合併思所及，頗異其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一、進化的宇宙觀

船山先生謂及宇宙之形成，僅有進化的觀念。觀其所謂「上天下地

曰字，杜荀采子曰宙，雖微，莫不有郭郭也。惟有郭郭者，則旁有質而

中無質，謂之空洞可矣。宇宙其如是哉。宇宙者，積而成乎大者也。

二氣絪縕，知能小合，成乎六六。」（思問內篇）已不難知其梗概

昨日之風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日之日月也。」（思問錄外篇

）又曰：「張子曰：一日月之形，莫有不變。」情者，首其規模儼象也

非謂質也。質曰代嗣形如一，無質器而有道也。江河之流，今猶古

也；而非今水之即古水。蠶蠅之尤，昨猶今也，而非昨火之即今火。水

解。如云：「釋氏以真空為如來藏，謂太虛之中，本無一物，而氣從幻起，以成諸塵，為障礙如之根本，故斥七情乾健之性，亦謂坤順之性，為沈滯染污之膏源，此在下愚其甚，蓋深濶之濁氣，以陷溺於愚者，聞其滅盡之說，則或可稍忘其狂悖；而仁義無質，惠信無本於天。以太和一氣含神起化之顯道，固非其所及知也。味其所以生，則不知其所由死，妄欲銷隕世界，以為大涅槃，彼亦烏能銷隕之哉？徒有妄想，以感世詭民而已。」（張子正蒙注卷二）又云：「太虛之中，無極而太極，充滿兩間，皆一實之府，特視不可見，聽不可聞。存神以察之，則其富有而非無者自見。雖小體視聽之知，則但見聲色俱泯之為無極，而不知無極之為太極。」（正蒙注卷四）又云：「釋氏誇見聞之所不良，而推謂之無，故以真空為價值實性。乃於物理之必感者，無極以處之，而欲滅之；滅之而終不可滅，又為化身無礙之通辭，乃至云淫坊酒肆，皆菩提道場。其窮見矣。性不可事之以為道，其為幻誕可知。而近世王畿之說中其邪而不察，悲夫！」（卷同上）此以崇有之說破釋氏虛無之論也。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之動也；靜而生陰，動之靜也。寂然無動而靜，陰顯於生哉？一動一靜，闔闔之謂也。由闔而開，由開而闔，皆動也。廢然之靜，則息矣。至誠無息，况天地乎？絃天之命，於靜不已，何靜之有？」（思問錄內篇）又云：「時習而說之，朋來而樂，動也；人不知，而不愠，靜也，動之靜也。嗚呼！若喪其躬，靜也，廢然之靜也。天地自生，而吾無所不生，動不能生陽，靜不喪生陰，委其身心如山林之畏佳，大木之穴斲，而心死矣。『人莫悲於心死』，莊生其自道矣乎？」（同上）又云：「陰陽陽樂，謂乎平波，樂主乎盈。陰陽之撰，可體驗者，莫此為顯，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陰陽之變也，禮樂之蘊也。幽者明之藏，明者幽之顯也。』如此，則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有條理，陰有秩叙。非有以生之，則條理不成，秩敘亦無自而設矣。靜生秩敘，非幽顯聞寂之為靜可知。嗚呼！靜之

所生秩敘之實，森然乎其不可數，而孰其見之！」（同上）此以尚動之論斥老氏寂靜之說也。由「有一生一動」，由「一動」而有一日新之化，此船山先生之宇宙觀所以為進化的宇宙觀也。

二、進化的人生觀

船山先生嘗言天道，亦善言心性，其學風與亭林顧先生大異其趣。考其所以，蓋欲獲一正確之宇宙觀與人生觀，藉得安身立命之所在也。船山先生嘗曰：「人之生也，君子而極乎聖，小人而極乎禽獸。然而吉凶窮達之數，莫此於彼，未有定焉，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則善為惡，皆非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下焉者何弗蕩然齊倫，以遂其苟且私利之欲；其稍有恥之心而厭焉者，則見為寄生兩間，去來無準，惡為若徒。善亦弁髦，生無所從，而名義皆屬溷濁。壞滅無餘，以求異於逐而不返之類；乃其究也，不可以終日，則又必佚出猖狂，為無歸無礙之邪。終歸於無感懼，自非究者之所始與其所終，神之所化，泉之所歸，效大地之正，而不容不體以終始，孰能釋其惑而使信於學？」（正蒙注序論）足見船山先生諱譯天人性命之理論，自有其重要之原因。

船山先生對於人生之認識，亦如其對於宇宙之認識，均以進化之觀念為其根本思想。古人即謂船山先生之人生觀決定於其宇宙觀，亦無不可。如彼嘗謂：「大地之生人為貴，博得五行敦厚之化，故無遠見之憂。物之始生也，形之獲知，皆與於人；而其終也歸。則其體而備其用，形之獲知，視物而不獲也多矣，而其既也故。孩提始知笑，後知愛親長，始知言，後知敬兄，命日新而性富有也。君子善養之，則聰明而受命。」（思問錄內篇）又謂：「命日降，性日覺。性者，生之理。衆死以前，皆生也，皆降命受性之日也。初生而受性之量，日生而受性之真，為胎元之說者，其人如陶器乎？」（同上）皆性命日生日成之說也。

亦即重視甘肅之化之說也。船山先生之宇宙論，崇有而尚動；其人生觀亦然。如彼嘗云：「貫天下以道其忠信，隨子勝信之也。」（同上）又云：「吾不知之矣。想天下以道其忠信，隨子勝信之也。」（同上）又云：「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御乎地中，和其所歸，即以汜濫之水為善用，以效濟澁之功；若欲如鑿一空洞之舉以留水，而寫中國之長無水患，則勢必不能，徒妄而已。而鑿也。宵性者舍固有之節文條理，鑿一無事無事之區，以資其心之歸，誰不謂之擊乎？擊者必不能成，迨其狂決鑿發，命善而無惡如斯，自然之變也。」（同上）此反對虛無之說也。又云：「天地之心，無一息而不動，無一息而非復，不恃其已然，不聽其自然。故其於人也，豈不烈之心，欲於置之以自負於靜而不容已；而對大死涅槃，歸復命，無跡無終之邪說所得與知哉？且則耳目口體止其官，人倫物理靜其所。而必以此心惛然排然，欲罷不能之動機，為天地之心而不昧，自其不流於動也，則可謂之靜，而固非滋味希聲，以次避於也。是心也，發於智之端，則為好學；發於仁之端，則為力行；發於勇之端，則為知恥；其實一也。陽明之動者也。晦之所以明，則之所以治，人欲禁與，即所謂流行乎中，皆此也。一命之動，以剛直而究之，而與天地合其妙矣。」（周易內傳卷二）又云：「能一能十，神才之美者也；能百能千而不厭不倦，其才不可及已。得天之健，故不傳；得地之順，故不厭。好學力行知恥，皆要此以為備。其有恆者，生如安行者也。」（思問錄內篇）此反對寂靜之說也。

船山先生之人生觀，在「效天地之正」，故其言曰：「天之使人甘食怡色，天之仁也。天之仁，非人之仁也。天有以仁人，人亦有以仁天，仁萬物。恃天之仁而遠其仁，夫禽獸不遠矣。」（同上）又曰：「乾稱父，父吾乾也；坤稱母，母吾坤也。父母者，乾坤之大德，所以繼吾者也。我日新遇而月斯祉，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思健順之義肖也。」（同上）皆效法天地之實也。易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又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船山先生本之而立言曰：「乾以四德已，坤以柔治人。君子之配天地，道一，而用其志氣殊也。德已治人，道之大綱，盡於乾坤矣。」（周易內傳卷二）足見船山先生之人本觀一本於其宇宙觀；至其淵源所自，則為周易，為正蒙。

船山先生嘗謂「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故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有能易者也。」（正蒙注序卷）又謂：「周易者，天道之顯也，性之蔽也，聖功之歸也，陰陽動靜，幽顯屈伸，誠有之而神行焉，輪樂之精微存焉，鬼神之化裁出焉，仁義之大用興焉，治亂吉凶生之數準焉。故夫子曰：『朝論天下之道，而崇德而廣業者也。』張子之學，無非易也，即無非詩之志，齊之事，禮之節，樂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論孟之專歸也。自朱子成學者之發達而志遠，測微而遺闕，其數門人也，以易為占筮之書，而不便之學，蓋亦徃之謂，幾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禮天立極，扶正人心之大法，下開卓所管轄郭璞賈耽王弼奇禽之小技。而張子言無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躬研幾，精誠存神，以訓練三才，貞生而安死；則往聖之傳，非張子其孰與歸？」（同上）其推崇正蒙與周易，至矣盡矣，庶以加矣；於此足見船山先生之思想淵源，更足見船山先生之中心思想。

三、進化的歷史觀

船山先生的進化觀，不僅見於「通天人之故」，而且見於論古今之變。如彼嘗云：「謂天關於子，子之前無天；地關於丑，丑之前無地；人生於寅，寅之前無人。吾無此遠古之傳聞，不能徵其虛否也。謂西而無人，反而無地，妄而無天，吾無無處之耳目，不能徵其虛實也。吾無以徵之，不知為此說者之何以徵之如是其確也。考古者以可聞之實而已，知來者以先見之幾而已。故吾所知者，中國之天下，軒輊以前，其猶夷狄乎？大異以上，其猶禽獸乎？禽獸不能全其質，夷狄不能備其文。」

文之不備，漸至於無文，則則無識，後無與傳，是非無質，取舍無權，所謂無則陶陶，飽則委餘者，亦恆立之歎而已矣。魏晉之弊，劉石之亂，中國之文，乍明乍滅。他日者必且陵蔑，以之於無文，而人之返乎野蠻以前，萬不爽矣。文大而質不足以留，且將食非其食，衣非其衣，食異而血氣改，衣異而形骸殊，又返乎大變以前，而萬不厭矣。至是而文字不行，則見不微，雖有億萬年之耳目，亦無與微之矣。此爲混沌而已矣。（思問錄外語）又云：「天地之氣發旺，彼此迭相易也。太昊以前，中國之人，若醫藥鳥氣；非必日月照之而下而皆然也，必有一方焉，如唐虞三代之中國也。既人力所不通，而方彼之變，此之變，而不能微之，迨此之盛，則彼又衰，而亦因速以殺人，故亦萬幾殆之也。以其近且小者推之，吳楚間，漢以前火也。而今爲文教之盛，齊晉燕趙，唐隋以前之中夏也，而今之惟鶴駝夫者，十九而抱萬心矣。宋之去今，五百年耳，卻子謂南人作相，亂自此始，則南人猶劣於北也。洪水以來，學術節義，事功文章，皆出荆揚之產；而貪惡無良，獄君賣國，結宮禁，附宦寺，事仇讎者，北人爲尤酷焉。則仰子之言驗於宋而移於今矣。今且兩粵派計漸向文明，而徐豫以北，風俗人心，益不忍問。地氣南徙，在近小間有如此者，推之荒遠，此混濁而彼文明，又何怪乎？」曰：「乾坤費則無以見易，」非謂天地之滅裂也，乾坤之大文不行於此土，則其德喪矣。故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雖謂天開地闢於軒轅之代焉可矣。」（同上）雖大致不離節義會運世之循環論（見皇朝經世），而分歷史演進之階段爲禽獸與中夏，固進化的歷史觀也。

以爲然，其於史論；如曰：「魏微之折封禪書曰：『若謂淳樸，漸至澆濁，則至於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偉矣其爲論論已！立說者之患，莫大乎忿疾一時之流俗，遂而爲不必然之慮，以驚天地之生人而

自任以矯異，於是刻髮露髻思成乎心，而刑名之術利用，以損天地之和，而斲性害之統一傳而爲李斯，殺此故也。且夫樂遺古詩其通神之術者，以其上之仁而談其下之顯，以賢者匡正之德而後不肯者以淳厚之名，使詭詐之以避，察之以情，取倖見之傳聞，而設身易地以求其責，則舜以前，夏商之季，其民之淳樸貞淫，剛柔成明之固態，亦無不有如羽開者矣。唯其澆而不淳，淫而不貞，柔而叛，剛而爭，愚而頑，明而詐也，是以堯舜之德，湯武之功，以養變而移易之者，夫造於幸偷，輔相乎天地。若其綱張之皆善邪？則帝王之功德亦微矣。唐虞以前，結繩而人靜考也。然衣裳未止，五品未清，婚姻未別，喪祭未修，區區猶操，人之異或試焉幾也。故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之明倫，存唐虞之民所去也。同氣之中而有象，况天下乎？若夫三代之季，尤區區可徵焉。當封之世，朝歌之沈湎，南國之淫奔，亦孔昭矣。數討之罪曰：「爲通逃率爾。」黃臣叛其君，子叛其父之象與材也。至於春秋之世，弑君者三十三，弑父者三，解大夫之父子相殘，兄弟相殺，姻黨相殺，無國無歲而肆之。蒸報無忌，馳貨無厭，日盛於朝野，孔子成春秋而亂賊始懼，制詩書，定禮樂，而道術始明，然則治唐虞三代之民難，而治後世之民易，亦較然矣。封禪書曰：「三代以蓮，人漸澆濁。」象歸共，飛廉來，楚商臣，蔡鼓許止，齊襄封，魯伯如，晉智伯，豈秦漢以下之民乎？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雖以之民，無以異於三代之始，帝王聖王之餘，孔子垂訓之後，民固不乏數類；而視唐虞三代帝王初興，政教未孚之日，其德也多矣。戰國之末，諸侯狂逞，士邪逐，民不知有天性之安而於澆，非民之固然也。秦政不知而疾之如寇，乃益以增民之離叛。五胡之後，元高宇文經民如蠶，以導民於澆，非民之固然也。隋文不知而防之若寇，乃益以增民之離，遊廣嗣之，宜淫長候，而後民爭爲盜。唐初時定，風習未除，又貴民之固然哉？倫已明，禮已定，德已正之餘，民且既得一日之平康，以

復其性情之便，固非唐虞以前，茹毛飲血，茫然無人道者比也。以太衆爲君，魏徵爲相，柳修仁義之文，而天下已恬然受治，施及四夷，解凍歸誠，不待窮兵渴武也。垂之十餘世，而離亂不亡。事半功倍，孰謂後世之天下難興有仁義哉？邵子分古今爲道德功力之四會，帝王何從而獲統何長？霸之後又將奚若邪？泥古過高，而非濬方今，以蕪生人之性，其說行而刑名威力之術進矣。君子奚取焉？歷風扇，民氣傷，民心之待治也尤急。起而爲之，如魯之望浴也，尤甚於隋唐之際哉？（讀通鑑論卷二十）蓋亦進化的歷史觀也。

船山先生之宇宙論有所謂常變，其史論亦有所謂常與變。彼嘗於讀通鑑論卷末之敘論中有云：「治道之趨致，上轉尙書，折以孔子之言，而度以尙矣。其極則石心之敬肆也，其波則意荒離叛，不及者極，趨者欲速也。其大用，用賢而興教也。其施及於民，仁愛而錫以福也。以治唐虞，以治三代，以治秦漢以下，迄至於今，無不可以此理推而行之。以理益遠，以均賦以，以詰戎兵，以飭刑罰，以定典式，無不待此以得其宜也。至於設爲規訓，措之科條，尙書不言，孔子不言，豈道其實而弗求詳哉？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愜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後日者，君子不以盡法。故封建井田，朝會征伐地官頒祿之制，尙書不言，孔子不言，豈道不如舜禹孔子者，而敢以記誦所得者斷萬世之大綱乎？……細中所論，推本得失之原，歸自竭以求合於聖治之本。而就事論法，因其時而酌其宜，即一代而各有弛張，均一事而互有伸縮，事無無定之官，不敢執一以駁道。有自相違者矣，無偏天下以必從其獨見者也。若井田封建，鄉舉里選，寓兵於農，合管牧而行肉刑諸法，先儒有欲必行之者矣。裴周官之名途而適以

成乎狄道者，宇文氏也。據禹貢以導河，而適以益其潰決者，李仲昌也。盡破天下之成規，駭萬物而從其肥鰓之所轉，浸使爲之，吾惡知其所終哉？一蓋先生通觀致十年史事，以爲有擇管周執之道，有因時制宜之法，二者不可併爲一談也。

四、進化的文學觀

船山先生論及文學，亦具進化的觀念，如云：「近體，梁陳已有，蕭杜森言而始叶於度。歌行，鮑庾初製，至李太白而後極其歌。蓋詞作鱗魚之初漾於洲活，繼起者乃泳游自恣，情舒而鱗鬣始展也。七言絕句，初盛唐既而有之，稍以鄭重，故損其風神。至劉夢得而後宏放出於天然，於以揚挖性情，吸染事物，無不宛爾成章，誠小時之聖證矣。」（夕堂水日緒論內篇）

總觀以上所述，足見船山先生之中心思想，確爲進化觀念；其最關者，則爲通天人之故，論古今之變。船山先生嘗曰：「一以貫之，聖人大大之成也。曲能有餘，聖功專聖之通也。未龍即一，且求諸貫。貫則一矣。貫者，非可以思慮材力推而通之也。尋繹其所已知，教爲其所已能，以熟其仁。仁之熟，則仁之全體顯現。仁之全體既現，則一也。」（思問錄內篇）此論追求一貫之理，在於大大，在於積累。船山先生以道時不遇，隱居山林，從事著述者，凡四十年。銖積寸累，爲時既久而成自大。茲以進化觀其貫之一貫之道，未知有當於高深否。蓋地自融者，凡所陳述，尙能一以貫之，不致如數綉委地耳。他日有暇，當將先生之遺著，分門別類，博稽詳研，以期不負先生之所學。此惟粗陳梗概，以適值先生二百五十週年祭，用表寸心也。

王船山先生思想研究的斷片之三

何貽焜

讀噩夢

王船山先生之政治思想，固見於黃帝，亦見於噩夢；惟二者微有區別，蓋一則側重治本，一則側重治標；一為有系統之著作，一為漫無統系之著作也。

噩夢一贊，實在改時之弊，船山先生實自言之；其言曰：「改行本，濟有宗，立國有綱，知人有道。運天下於一心，而行其典禮，其禍致不易言也。所可貴者，因時之權故而補之，非其至者也，如陶匠而修其槁，又慮其結。據然，亦有平者，卑之無道論，處其可行，無大損於上，而可以益下，無通求於得微，而特法流俗司且遠或之國，民亦若砥，亦易見也。如大旱之得雨，且極其塊；福之既至者，亦謂此而進之。魯兩生曰：『禮樂必日久而後興，百年之始，亦謂此而進之。』大端而已。天其欲蘇人之死，解人之狂，期以而前之，夕而行之可也。嗚呼！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間，誰為授我。」故曰噩夢。」（噩夢序）

吾人讀此，不備知噩夢之所以作，抑且知噩夢而名之之由矣。時至晚明，內有流賊之變，外有異族之侵，內憂外患，相迫而來，遂底於亡。故論者或謂明亡於流賊，或謂明亡於異族，實則何非探本之論也。船山先生於此獨識深，其所作噩夢中，嘗云：「流民不知何時而始有。目未以上無聞。大抵曰元政苛，當者偏而實者煩，有可莫之問，未流之尤不為任面，既流之故，亦為安樂，相河至於成化而始劇。初甚流民，既為流民，遂成難而不可解。此一言流民之起因，由於政苛不長也。船山先生又云：『所與守天下者，事畢，寧所無也者，北遊而冰之也，以也。機變之明謀也。又乎而理以固天下，益其財源，明以決死生，自非其將更同心，以致思慮而者，不可以此論之，明天。」

乃自充軍之例興，雜犯死罪，皆流若徒，皆以例發充軍。軍舍武職有六罪，即則邊衛，邊衛有大罪，則會刑獄。是以封疆大故為刑人抵罪之地，明示開外之任為辱起投死之罰，若則視將且為罪人之樂地，如師吏之領內徒。國家之神氣幾何而不沮喪乎！且其人既已發充，幸免於死，而無所處以告鄉里之心，無保其以全親親之念，其不叛不逃，復何謂焉？其尤甚者甘心寇寇，以快敵於一朝夕。一此言異族之內侮，由於法制不善也。明室之亡，雖亡於流賊，而異族，固其死亡之本不由於流賊與異族，於此可以瞭然矣。

流寇之起固由於政治不真，故船山先生安插流寇之方法，厥在改良政治；如云：「江北河南戰事十出，革軍一也，赤地無餘，舟楫不通，糶買無從，勸募之法不講，則糧械又無，誠和色，無三年之食，國已非國。及其乘土就熟，乃更投以公輸文德，令後自天下以索食，夫此流寇既不聽去其怨矣，使已輒於邊，何不官者？則不官赴邊，而土人入籍之地，如不安英英接汝黃之民，其有歸者，自以以南，邊府以東，北徂漸川內鄉之界，有所謂禁山者，何禁禁之？若其民去其鄉者，於彼山地安插之，使刀耕火種，各安其業。則中賊之安插，府府縣官以收之，輕其稅徭以安之。又細察而兩，於西河，東邊瑞貴古安之西境，宜設衛，兩至於越河，南界土橋，可河，而不耕不稅，為黎民之影口，擇地而立之邑，使民而歸之。官以安其民而化安頭。軍教之此，易荒窮為領地之。水旱最災，而加安黎之民安。乃安未流之民，使永安其土者，萬餘戶，給田於十者，而使之廣，裁其漕運本色之數，多給牛具，則，使有所獲，而不欲去其土。十年之後，勢必漸趨其安。此，而現現其，丸噴伏之安乎？河南江北，唐宋以前，其俗也，誰移之

而使成爲獨當之帶；任數委之責者，乃更給之符璽以獎之乎？轉轉之積，在無意而已。

異族之內僑師由於法制不善，故船山先生章區國防之方法，即在改警強制；如云：「一本死地也，而使之榮；本勞地也，而使之勸；本險地也，而使之避；過之，以保其貞；乃可令兵觀其防，而以命報恩禮。正當於民間挑選有志行者，獎以榮名，而使之爲兵；於腹衷屯衛揀選有志行者，獎以榮名，而使之居邊；於邊軍揀選有志行者，獎以榮名，而使之躍。人焉榮名，然後上下相親，而榮爲之死。彼罪禍以邊，秦附之，所以速亡；判配軍州，宋之所以拱手而投天下於口口，而何效焉？」

船山先生反對強國改邊，意在重視邊防。由於重視邊防，故船山先生主張屯軍於邊，屯田於邊，如云：「一軍衛之制，行之百餘年而大壞。威私聞軍尚可用，節亦亦時自力於武事。正嘉而後，不可復理，勢所必然也。唐政府兵爲強，而特重邊帥之寄，故雖有邊疆之禍，而不得別方之益。揖吐蕃而統而進之，而終歸於中國之盛。宋與本朝仍倚相沿，俾爲改防。宋之隸軍屯軍，與衛軍略同。禁軍團營也；廂軍，衛所也。皆設武備於腹衷也。夫唯軍衛屯軍於邊，其身家託焉，而又沐浴於剛勁之氣，則兵之勤益，而自練習於武勇。若散於腹衷，使其聽者誇文墨武舞之中，其陋者雖服於臨陣圖池之利，心非甲冑而神氣俱爲之萎靡，欲其不化而爲強國強理，不可得已。且兵聚則劫，散則以，故東漢自平亂以後，屯屯警備，所以聚之於勇武之期也。天下皆有兵，而天下無兵矣。腹衷之所防者，盜賊耳。其劫殺也，良有司事機快健捕，測之而有餘。請令其備漸漸，練邊兵而討之，亦易爾，烏庸是郡郡而留軍乎？洪永間分列衛所，願以巡視功臣而處之費，遂以漢一代之軍政。即以屯田言之，使屯於腹衷，而耕農所可墾之田，何若屯於邊則墾民所不墾之土乎？則腹衷之盜賊，以民兵而已足。蓋厚賦於邊，不特不致萬之取禍，腹衷之盜賊亦無所行，而不敢逞。南極海峽，接兩粵太平，總計

滇越自雲南，經九邊，盡於益米，皆川武之區。中間與者，如密州廣南

，偏沈即應重關，亦可扼險，而收士卒丁儲之用。沿邊則水調需貯之地也。環繞以固中區，爲時時耕桑之域。遍天下於家，而處九州如一室，莫便於此。勿爲襲起未補忌之計，以自弱弱而爲成也。

船山先生反對令民流徙，意在安眾固本。由於安定國本，船山先生對於荒政，亦甚注意。如云：「朱子言『救荒無良策，不如修水利。』誠牧民之要言也。然僅爲東南可漕可堰者言爾。江淮以北，中原平衍之地，更無水利可修。且修水利者，在良有司躬親之，朝廷都水所掌，非不具立條貫，無入奉行，則必聽民之有雨則弛，無雨則守，非盡一可必行之道也。周禮荒政，多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此政爲消變之善舉。蓋年雖凶荒，病在民而國未嘗遑病也。若河南山東淮西一帶，黃河二渠，歲費不貲。假令災備之設，於九月後，度所宜修之隄岸，所當疏濬之支流，即行設災備地面，募無食之民，鳩工起事，以所蓄用錢糧，於相近成熱州縣，平價和糶米麥，或減抵價清糶，給了夫口其時直；及採買竹木斃石，俱以見米支價。其在山陝北直，則此項糶錢應盡聲明，蠲臺或宜修者，即借支漕米，募誠民挑築，仍扣該縣支修運糧兩解戶部。省城堂上實候次年成熟，於相近水次地方買米麥運。若黃河二渠，原有河工銀兩，工部即交割倉場，候熟買補，尤爲利便。倘更不足，則臨濟德州二倉預備米，正可挪支。唯在豐年，則自非預備要地固庫場，急須挑築，及清河十分淤塞，黃河異常決漲。爲患深大，一概不轉修理，留待荒歲。民有所仰，以食其生，而流散固聚，積爲寇盜之源矣。若東南既有水利之可修，但在嚴立章程，專官管轄，則自無大款。倘小旱太甚，亦可修城浚淤，治鹽塗，葺館館，修公廨學宮神祠，以會用錢糧告罄於鄰近成熱郡邑，支給工食。大抵北方之旱，千起百絕，又無野救魚鱉之難，故死徙靡盜，備置於南方。因地制宜，在乎良有司之實心實政，非朝廷之可爲慮也。唯留工作以待荒年，可設以成法。且其有事先則不受米粥之拯，且更胥胥約無所解其盜竊，墜募工之善法得，荒政十二，此爲要已。」

重調邊防，在保障民族；安定國本，在救濟民生。從此可見船山治生對於民族問題，民生問題，皆會顧及。船山先生對於時弊計，不備注重養衛二字，而且注意教管。如云：「一嚴於督民而寬於計吏，則必無異立。史稱元政不綱，唯其寬也。唐制：州縣官秩滿，則即事赴都，聽吏部銓簡，而後更授新除，謂之選人。雖士大夫不無疲勞之苦，及待選之難，縱使受命臨民者皆得奉一王之靈爽，而聽廷臣之清議，則自鄭重其官箴而不敢偷。三年入覲，因行大計之曲，亦適此法而得其平也。考滿給由，必親領司文，封部考覈，而後抄以官階。則一滿於公議者，昏昏老疾者，皆無所隱匿，而吏道漸矣。自以備科舉念，於是有所口錢糧任重，而那廳長吏有終身不入都門者。升降皆遂為陰受，其陟其黜，一聽之上官。上且不知有天子；而况知有廷臣之公是亦乎？上官者唯知己之奸惡；又其下則唯知貨賄已耳。而天下皆歸司，設憲者，將以何為？故郡邑之吏不入覲受計，封部考滿，而觀天下之治，必無此理。」此言管理宜嚴也。船山先生又云：「牧民之道，教養合而成用。故古者學校領於司徒，精意存焉。今舉政實舉，一歸歸部，則以為此彬彬者儀文而已。戶部但操頭會箕箒以取民，為國家收儲之賦而，王者董之重輕，形著於命官分職，治亂於此決矣。督學官司教者世。宜以布政使司之分司亡業。而以按察使司官為之，欲以刑東天下主乎？其始制之意，不過欲重其事權，以彈壓提調之有司耳。乃按察祇以糾大姦，折大獄為職。若經官散養之事，布政司領所屬長吏之治，而考其成，以上計定黜陟。今經官與散，無所事事，而搜之廉訪提刑之官，則布政司一持籌督迫之租吏，便為一方之師帥，天下何從而治也。」此言教育宜重也。世之論者咸謂官教養衛為施政之四大重要項目，不意船山先生，早已言之矣。

渡吏固定會嚴，惟官俸亦不可不豐；不然，則貪污之風難免。此事船山先生亦曾論及，如云：「渡吏不得不嚴。而士大夫自有產罷，然故之豐，抑其本根。孟子言一君之賦臣如大馬，則臣視君如國人。」養大馬者猶必充其刍藁，而官俸勿論多少，皆實支三石，折銷折鈔，即變名有

耐實無。一月但支三石，以食九人，而不足庶人在官者之精食也。為吏者去其知，差駭共養生之田里，子女僕僕取給於實支者十不償一。勿論其上有父母之甘旨也，况其罪祭昏嫁，子孫贖習之費；而在官抑有往來酬贈格筆燈油之需，雖至檢約，亦豈能如於陵仲子之資囊懸乎！全與實支，猶且不給。故唐宋之制，店舍魚肉國朝皆委之郡邑，而不上供，所以佐俸入之窮也。至於修理公廨，鋪程酒飯，心紅油蠟，一切皆有經費，寬為以而不問其盈餘，要令公私各得其慶遂後出無政事之端，入無交關之語，然後秉公法以課其廉項，則賢者燁，不肖者感而不怨。今俸入不增，吏莫能自養。其始也聘替公費，耗沒祭祀學校夫馬鋪過民快之費以自入，而一齊之民。其既也，則無所不為，而成乎豺虎矣。國家常畜數十飢鷹以牧飛鳥，猶且曰：彼自有之，而無待於公家，則何以為民元后邪？」

教育既重重視，則師儲自由山州縣聘聘，而不可緊聘於有司。不然，人才士風東由改善。此事船山先生亦曾言及；如云：「洪永開歲買最重，與進士相頡頏。故授以訓導，其選師儲，未嘗不重也。其時學校初立，讀實生前積累，非有日暮雲空之意；而宋時苗莠皆以教育擢大位，實儲自陳不敢為人師；其不以開元視之，可知也。相沿既久，揆實法行。歲貢者皆學不足以博一舉，而視其為木路。其能擢國學縣令者百不得十。惰歸之氣，乘之，雖欲不棄教道而弋朋修，不可得已。要未始非立法者之不圖其後也。舉政唯宋為得，師可皆州縣聘聘，而不緊聘於有司。若令提調就近致仕開任，告病待養品官之中，及舉人年四十以上，舉行果西表著者，官率生徒執事拜請，以典故事。其議養資給，因地地方大小，生徒衆寡，差等以立之經制，督學官一以實儲揀處不與舉計之列，行移小通於有司，進諸拜表，歲試優等少則劣等多，及行劣等三五人以上，不先送提調官詳請；又或告到千名犯職，及數十門禁者，則引身告退。若提調官所聘人，及獎勸乖方，致令惰劣者，皆與官料得如法

。師儒若有成就，則不論年歲，敦習卒業。待其果老果疾，或品官起用，華人中式受職，而後更聘。一以通儒廉恥相獎，則人才士風庶幾可改。長此不革，師道賤而教無術，監司府縣任意養委，濫與錢穀刑名之役，若無財倉滿，焉奔走之下吏，僕僕稱候，與信道之長同其齷齪，不肖者因之以希銷錄之利，害樹於末流，而其始抑有以啓之也。」

綜觀以上所述，足見船山先生安內攘外之方略，爲國教民之熱忱矣。考其所言，誠「平之無甚高論」；然且而貫之，夕而行之，「一民亦易從，亦易見德」；「蓋凡所官者，乃一因時之概而施之」也。目前之時勢雖與船山先生之時勢不同，然論及抵禦外侮，安插流徙，澄清吏治，培植人才，則船山先生之言亦多可採者，幸勿以明日黃花視之也！

船山先生作黃齋時，年三十八，爲清順治十三年丙申。時明桂王尙駐陣南寧，故黃齋後序中有一「延首望明，中邦作難，行其教，嗣其辟，以藩扞中區而拯遼東秋」之語。蓋明室不絕如線，而先生之希望，亦不絕如線也。至作靈夢時，先生年已六十有四，爲清康熙二十一年壬戌，明室之亡已二十年矣。故先生於靈夢序中有一「嗚呼！吾老矣，惟此心在天壤間，誰爲授此者」之嘆。讀黃齋能知人論世，余以爲讀船山先生之書，尤宜如此。錢賓四先生云：「船山有靈夢黃齋，專著經制，略似梨洲待訪錄，而實繫於種姓興廢之防尤謹識。」（見所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於黃齋靈夢之異同，亦確確有所見。錢先生又謂：「船山之靈夢黃齋，梨洲之待訪錄，亭林之郡縣論，一在其及身，一爲身後，而迄茲三百年，爵位貴富概乎想見其情，不啻爲語而當境之大聲而疾呼矣。」（同上）蓋時移事異，雖不盡同，而異中有同，故諸賢之論，尙有其時代價值，未可以明日黃花視之焉。此余於讀侯爵黃齋靈夢之餘，不能不有所論列也。

民國三十一年三月一日，於衡陽。

◁ 總 裁 訓 詞 ▷

「大家知道精神是創造物質之母，是運用物質之主，精神的力量，實在是超過一切物質，總理曾經說過，『武器爲物質，能使用武裝者全賴精神，兩者相較，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質力量僅佔其一』，總理手創中國革命大業，赤手空拳，造成今日偉大的中華民國，以及本黨以後誓師北伐，掃除軍閥障礙，完成國家統一，無一次不是精神制勝，都是有史實足以證明的。」

「國民精神總動員本來是一個自發的運動，古人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當這個國家民族興衰存亡最大關頭的今日，每一個人有一分良知良能，都要用來爲國家盡忠，爲民族瀕先盡孝，大家應該如古人所說的『存心時時可死，行事步步求生』，發揮我們忠孝的偉大力量，突破這個死亡關頭，以必死的決心，完成民族復興的大業。」

新道德引論

劉紹基

我國道德，原有一貫系統，即五倫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爲五倫。凡違反此五倫的，如「犯上而好作亂」，「不義而富且貴」的，皆以不道德之名加之，此亦以我國民向爲尊嚴儒教所致。孔子作春秋而褒貶之意，實即斥責當世的「子欲其父一與一臣欲其君一」目的亦無非在維持五倫之教。考諸神即有一篇數五教之說，孔子自稱爲「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說「述而不作」，故堯之五教，當即孔子所說的五倫或五常。蓋倫者人與人之間之論也，孔子時倫理與論理不分；當者亦人間之常則或常情也，必皆可以一四字概括之。太史公曰：「禮以節人，」即含有節制情欲的意思。又說：「法禁於已，禮禁於未然。」孔子所製的儀禮，幾無異於道德律。中國至今仍稱爲禮義之邦，也就是這孔子一脈相傳的禮教，所以一民對於今稱之「禮」，將德與禮同時舉說，却不曾將道德二字連同着用，此處的道德，是指導或領導的意思，是教爲政者要以德化民，即「子率以教，孰敢不正」之意，所謂「遵千乘之國」，即同此義。下面一個字，纔是今人所說的道德之義。然昔以一德字即可代表道德之義，今人又何以用道德二字連成一詞呢？我想當必有更深一層意思：攪雜也。孟子說：「夫道若大路然。」德者自得也，孔子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大抵前者是措人生活於人羣中，必有一定的常道或生活法則，是就社會或公道方面說的；後者乃個人於社會中生活，因無際關係，而有得自得心，使能生活於人羣之中，而不致爲人羣所排棄。古寫字字直，人心若能直，便可以作到仁的地步，能作到仁的地步，在人羣中生活，自無問題。論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者，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

「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一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由此可見古之德字，即含有「仁」的寓意。孔子欲人作人，便是要爲仁。這個「仁」字的意，非常廣泛，可說是一切德目的總稱，詳容後論。總之，「仁」一字最爲主要，人的一切行爲，皆以仁字作出發點，也以之作歸宿點，人若不能行仁，便一切都是空談，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總說在一行的道理一中也說過：「我們行，便是要行仁。」仁字是一切行爲的大目標，也是諸德的總稱，孔子教禮，孟子道義，都無非是想達到仁的境界，惟其難達，故從具體的禮義說，亦惟其難達，所以纔能使人不斷求達，就在這個求的當中，道德也就日見顯明，社會也就日漸發展，也惟其愈難達，所以儒教纔能維持得許久。

近三十年來，自從海禁大開，辛亥革命以及新文化運動以來，「孔家店」雖沒有完全被打倒，而舊的五倫道德系統確已被破壞了；忠君沒有了皇帝；父子也起了革命；夫婦又鬧着自由戀愛與離婚；長幼間也要爭平等；朋友間更少信義。這樣一來，使得老的終日嘆着道德薄薄；少的又極力乘新迎新；壯的便無所從從。這樣一來，道德系統便絕了；舊的道德觀念，現存，新的道德觀念，又時時而入，沒有了道德標準，也無從判別是非。這樣一來，使得老的吼吼小小的，小的理想老的；於是社會問題起來了；過去認爲大逆不道的事情，現在却認爲平常；一如男女自由戀愛，在過去有因「授受不親」的觀念認爲醜德禁事，現在則認爲合理，不特認爲應該，而且要說過去的「媒妁之言」爲非人道，這是極端相反的轉變。——過去認爲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現在反認

爲殘忍，——如守節一事，在過去以爲一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一現在因生理學知識的普遍，即爲孀居少女痛苦莫大於此，此外如「三從四德」，也都被男女平等的觀念打破了，這也是兩個相反觀念改變的好例，例不盡舉。——然又因維新不久，小的祇是推崇新的好，說「舊禮教吃人」；老的仍是推崇舊的好，說「江河日下，人心不古」。互相爭吵，各有一套很正統的理論，如是社會的秩序，也就因而被破壞以致擾攘不能相安了。在這個學術大開，文化激進的時代；在這個強盜乘暴，公理無存的世界；在這個新陳交替，是非混淆的中國，——尤以在抗戰建國的今日，一切都在動盪中，一切都急待改進或興革，道德是民族復興的因素；因爲國民沒有一定道德觀念，故有漢奸賣國者出；道德是文化發達的因素；陳腐份子，爲欲固守舊道，故極力遏抑近代的思潮，足以妨害文化的發達；道德是社會進化的因素，有的人喜因襲而厭改造，不贊改進和創造，社會就難有進化；道德是解決法律之窮的工具，法律祇能禁止人所不當爲，而道德且能鼓勵人所當爲，若無道德，則一切非法律範圍的行爲——盜充欺詐，卑鄙無濁，爭妒猜疑等既無由防止；而一切善言德行，也無從產生，甚至人就根本認爲作壞事與作好事都是同樣重要，爲了變成金個人，要獲得個人的利益和快樂，祇要達到目的，即可不擇手段。人心如此，社會如何，可不言而喻了。今日的社會，正已陷入此境：一般年老的一輩，見潮流所趨，徒空口說罵「今之少年無士君子之行」；而一般少年也就不分黑白，一意圖着潮流走；很少有人起而積極地主張，調和新舊之說，建立一個完善可用的道德系統，任茲以在，社會何堪，國家無有復興之望，人民亦永無幸福可求，那國特要水胎外人之說，亦我民族之莫大恥辱！本此，作者乃自小自編諷刺，按諸當前之急需，而思於道德上有以貢獻於社會，故有新道德論之作，俾其非其相得以大顯，道德標準得以確定，因而得以減少社會罪惡，人民得幸福安樂，國家得和平進步，民族得逐漸復興，此即作者的本意。所謂新道德論者，一則保留中國固有的美德，一則摘取時勢之所趨尚，

希將新舊道德綜合起來，調和起來，使能適用於今日之社會，使得青年的人覺得滿意，使得老年的人也覺得合理，便不致兩事相互許伐，而壯年的人亦知所趨從，惟以茲事體大，關一一人任，尙望我海內賢達君子，見而指正修改爲幸！

道德系統的建立，理雖一貫，若理論與實踐有扞抵時，便不能成爲系統，惟此非數萬言不能詳，本文只發其端提其要而已。

道德若推究其原理，乃道德哲學或人生哲學分內之事。大概一般哲學家在其整個哲學系統內皆必有其道德哲學系統，惟有的系統很完善，有的則否。如直覺主義的康德，以良心爲無上的命令，故其判斷人的無道德，一視人之有無良心，亦可說要觀人的動機如何，所以他認爲道德是起於先天的經驗，（即純粹的理性）而實行則在自律的意志，（即實踐的理性），前者爲「有前提的訓練」（hypothetical imperatives），後者爲「無前提的訓練」（Categorical Imperatives），實則此訓練乃來自我人意志的自願，願自立規範以限制自己，是爲「意志的自願」（Autonomy of will），亦即「實踐的理性」。人的行爲在動機方面，能由良心作主，在實行方面又能自立規範以限制自己，自能完成其道德，可說是很完善的系統。又如功利主義的米耳（Mill），在理論方面先確定一個最高原則，即要求「最大多數的最多幸福」，故在判斷方面，便視一人行爲的結果所能引起的快樂分量多少，以爲道德高下評判的標準，於是人們在行爲時，便不能不津津矍矍其結果了，這也是個很完善的系統。雖其說各有所偏，要不失爲一個很好的道德系統。蓋原理不明，判斷無有確定標準，究竟何種行爲是道德的，何種行爲是不道德的，何種行爲是不屬於道德範圍的，皆無法判別。故本編首先即想作原理的探究。

在原理方面，我認爲有四個重要的問題：（1）道德本義的問題；（2）道德判斷的問題；（3）道德標準的問題；（4）道德內容的問題。我們要建立一個道德系統能適用於實世，自然也要根據實世的需要來解答

第四個問題。然而我們當面社會上所需要的，是些什麼？這很難說，若好是暫借國民公約中的幾句口號來作個總的解答。那幾句口號是：「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國旗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除了「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是抗戰期間所急需的而外，其他皆可說是國家永久所需要的東西。因此我便以「大小」二字作出結論，來解釋羣己的關係，來解答上面幾個問題。

第一、我以為道德的本義雖人各一詞，但合乎當前需要的，應該擇道德為「部份與全部的協調」。有了這個定義，然後我們便可推論一切，而使之無任何衝突和抵觸；人們能根據這個定義，也就能產生道德的行為來。為了要求得「團體的協調」，故小我必從從大我，小團體必依從入團體。每一個人的欲望和作為，應與全體相協調；每一個人應與他的家庭相協調；每一個家庭應與他所居處的社會相協調；每一個社會又應與他的國家相協調。積此類推，若是世界已經兵和乎了，人類已經進到了大同的世界，每個國家便應與整個世界相協調。此理雖似新說，實即我先借大學八章目之教的淺解釋；不過用「大小」二字，其間一切的矛盾和衝突都解決了，譬如忠孝二字，在我國一向是衝突的，既忠便不能孝，既孝便不能忠，所謂「忠孝不能兩全」，已成了習慣語；可是如用我們的定義，也以大小二字作出發，便可毫無衝突了。因為小我要依從大我，小團體要依從入團體，那麼個人雖小於家庭，而家庭也是小於國家，故當忠孝兩相衝突的時候，即應斷然採取效忠的行動，若在此時不能效忠而採取效忠一途，雖在平時我們說他是德，在這時我們說他是不德了。至於忠孝在平時應作如何解釋，擬寫合理，俟再再論。此處不過事先提及一下罷了。

第二、關於道德判斷的問題，我不主張單憑動機，也不主張單憑結果。我們認為行爲是一貫的，動機和結果的如何，我們固要顧到，但在進行的動作怎樣，我們也要顧及。譬如一支軍隊，下鄉剝削，動後原在除暴安良，可是他們正在剝削的時候，反而騷擾地方，違背百姓，那

便不能稱為道德了；就結果說，即他們最後是把土匪剷清了，然其在剝削的時候，所給予當地社會的若不至於土匪，那還有什麼道德可言呢？故凡一種行為，若要以道德判斷，必須注意這三方面：即動機，結果，和正在進行的動作。這可以孔子所說聽入的方法明之，他說：「視其所由，聽其所由，察其所安。」朱註：「一以，為也。為善者，君子；為惡者，為小人。由，行也。聽所以行其所為也。安，樂也。所由雖善，聞心之所樂者，不在於是，聞亦為耳。」一觀此視為詳，察則又加詳矣。一視可說是看其動機，聽可說是聞其動作，察可說是考察其結果，一個人經過這三次的視聽和考察以後，如覺其動機是善的，動作是善的，結果是好的，總能算其真正道德的行為。試就大小二字來解說：不問結果如何，若動機純為個人圖謀私利，而不思及大眾，是不道德的行為；相反的，不問其動機如何，若其結果是有善於大眾的利益幸福和安寧，也是不道德的行為；再就其正在進行的動作說：雖其動機是善的，結果是好的，而其動作是有影響於社會大眾的福利或國家的安寧。那我們仍可說他的動機是不純正和虛偽的（如當漢奸的說其動機在救民和維持地方秩序），他的結果是不正當的（如取不義之財或暗殺無辜賢能之士而說是要達到救國的目的），他的行為也應說不是道德的。

第三、關於道德標準問題，原有三說：有的長以風尚作為標準的標準；有的以良心作為標準的標準；有的以目的作為道德的標準。目的說雖能綜合前二者而調和之，但究此目的應如何，並未具體言出或確定，須知居今日以言道德的標準，不特要注意到：（1）是客觀的；（2）是明白清楚的；（3）是合於社會公共生活的；抑且要是：（4）合於時代要求的；（5）為當前國家所急需的；尤以最後一條，我們應該特別注意到。我的「大小」字，在人類未進化到大同社會以前，「大小」字的範圍，止於國家。故要客觀明顯確立一個最高的道德標準，便是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我國民一向缺乏國家的觀念和民族的意識，當前的國家是急需

強，民族是需要復興，乃人所共同要求的事情。這個前提，是根據三民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學理，並不能指國家主義或侵略主義的範圍。因此我更要借愛威爾杜倫 (Will Durant) 的話，來說明這個理論。他說：「是否我們必須依靠萬能的國家，用國家的利益，作為道德標準呢？是否我們的道德信念，必須集中於順從政治家這一點呢？是否我們須忠於領袖，忠於黨派，忠於政府，忠於議院，並忠於海陸軍的總司令呢？據一班政治家說，這是當然的事，是應該如此的。我們覺得此種回答，亦殊有理由，因為在國際組織尚未成為實體，人類的本性，尚未組織完善，能善用個體的忠誠之前，我們所認為理想的完善道德——即部份與最大全體間的調協——祇是空談的條例，不能激勵人性，更不能阻止罪惡，任何理想的秩序，必須待較大的社會產生之後，方得具體施行。……」

總之在工業的勢能，尚未促進國際的制裁之前，人們所應當求與調協，遇有利益衝突，概須以他作為指導的全體，將為各人所從出的國家。——（見魯文潛譯哲學概論）作者認為這個理論是最適合於時勢的要求，也最適於我國當前需要，故亦主張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作標準。良心存於每個不同的心裏，是很靠不住的；風尚又有時間性，尤其在我國這領新陳正當交替的時候，過去的許多風俗習慣既不可用，而新的風俗習慣又沒有建立穩固，亦不可用之為標準；至於目的說，倘能將此目的明白確定為國家民族的利益，自無通論。如此一切是非，善惡，利害，皆易判斷了。

第四、關於道德內容問題，作者認為要視各民族文化和歷史環境而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論。如希臘哲士 (Nato) 認自殺為道德，尼采認權力為道德；在我民族認為是不道德；又如外國一般多認為酒是不道德的；在我國則「太白斗酒詩百篇」一視為文雅盛事，後之讀者不但不能說其不道德，而且羨慕效之至。這是各個國家道德內容不同的好例。故此我國今日以言道德內容，自不能不注意到我民族文化和歷史環境，難時代激進，新文化思潮不斷輸入，但新道德內容又未必全與合乎我

民族性和當前國家的需要，而且我國先聖先哲所首創之固有美德，會經繁縟數千年之社會人心，亦不好全廢於一旦，故必審慎再三，吸收外國可用的德目，參入我固有的德目之間；或用新的道德思想，解釋舊的道德觀念；其有真正不能適用於今日的德目，亦無妨一割愛——根本湮去。本此原理，作者擬將「總理所提倡的八德與「德我」所倡導之四德，作為道德的內容，間以「青年守則」之禁目補之，將「義」字抽出，以「仁」為歸；以舊說作根據，以新說作解釋，末後討論到取義成仁的原則。

以上是擬在道德原理方面作如是探究者，以下擬就實踐道德方面，將所欲論者述之。

實踐道德，亦可說是公民道德。道德原理是指示人所應為，究竟人能否實踐其所應為的，則有賴於實踐道德的訓練，不則人為其所不當為的而亦自稱為道德，原理豈非空設嗎？為求道德原理能够真正實踐計，故要論及實踐道德。

在實踐道德方面，也是根據道德原理來立論的，若道德原理在實踐時與實際的行為相抵觸，便不能成爲一言的道德系統了，故述實踐道德，也用「大小」二字作出處。本編關於實踐道德方面，擬另立一篇專論。先論道德律，這是想把一般公民所應為的道德行為具體分析，用法律條文方式敘述之，如個人的私生活應該如何作為，在公共團體生活方面應該如何作為，一概明析規定出來，俾不致公私行為有所衝突，在私的方面，身從小的立場講，在公的方面，是從大的立場講。次論自由的真諦。許多青年自接受了西方自由的思想，遂觸到處亂賊亂用，多不免遭法蘭蘭夫人之譏諷，故亦從大小二字立論，確定自由的範圍以國家民族的自由為範圍，倘使國家民族失去了自由，小我個人的自由應該犧牲，次論公德與私德。這裏仍是想從理論方面，開明公德與私德的區別，人們應該如何修養私德，維護公德，皆一一指明，順便並提及大德和小德，討論了公德是否可以不顧小德的問題。「大人不問細行」，只成了

我國的習慣，究竟在何種場合內得不必隨時進行以完成大信，在何種場合內也隨時進行，其值得研究的，大信權利與義務。在種種國家，視義務為權利，在民主國家，權利與義務分別得便清楚。本國亦先將二者之界限劃清，為要則到最大全體利益計，有少數事情在過去視為義務之事，現在也不得不放入權利的範圍以內來論，如當其稅則和公民應得之國民生產勞動等事是。次將四維八德合解。曰行禮，包括忠孝和實。忠孝之大路解經已見前，詳容專論；和字我們視為部分與全體協調中最重要的因素，夫婦不和則家道不昌，羣衆不和則團結不固，故不以「和」一平」為國德，而應視為一德。曰辨義，包括信義和平。惟字特別注意上對下或政府對於人民的發號施令方面，我國行政在昔多係例行公事，所謂「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為一般有識見的國民素所批評之詞，故說「民無信不立」，亦我國一向政令不能見諸施行之根源。此外朋友間的相約，社會商人的交往，皆不能無信；若若為保全國家民族利益，不能不失信於敵人，自當別論。於義之本身，則取合理之意以解說之，行為若不合理，便可說是不義，如弟兄分財不均，朋友過談不救，敵人俘獲當死不降，皆不合理，亦屬不義。他如為大義而減讓，就我們大字的立場說，也很合理，也可說是義。平作平等的意思解，因國說的範圍，故亦取合理之意。天生人類一概平等，雖智力有高下（比來總理平等的主張），但官為民服務，民為國服務，不過都是合理之事罷了，故官不能虐民，而民亦不能抗官，就我國民教育，其範圍人道主義說，官民都是一律平等，官即謂則為民，民就任則為官，不能以官民職守之分而評定社會地位的高下，故若強凌弱，智欺愚，皆屬不平之事，應代之鳴不平纔對。曰明廉，包括公勤儉實。查廉明而後乃能公正，食官賦資，自無廉可言；但欲廉則非有勤與儉助之，便不能成其廉。古人云：「勤能補拙，儉可養廉。」一查即謂此。青年中則以「勞動為四務之本」，新生活運動以「簡單樸素」為旨，亦莫非希望人能養廉德，故以是補之。曰知恥，包括智勇強言。恥有個人之恥，有國家之恥，但

國家之恥，故必知之，如則國近場，不待知之，而且畏懼之，有恥辱之，則無智不能以自持，亦不能知恥，不待自強，不強自強，不強自強，將又何能守恥。居於今日世界之中國，萬不可以再將榮華自強，我國有一貫的「懷遠人愛諸國」的上策，給我們標同化人，不致被人消滅，實乃大德之論，須知近代科學發達，世界各國民族莫不競相注實衛生醫藥，因而人口增加之速，迥非人所意料，故以四千五百萬大和民族之衆，居然來使我四萬萬五千萬之衆，所待者何？即武士道是，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故我們現在要講明恥，要講明恥教戰，除了講二道外（仁字另講），應特別要注意一個字。不講要鄭重聲明的是：對內應自強，對外可以待強，若對內也待強以壓迫同族，就與前述的平字總目相衝突，便不能算為強德；反之若見了外人示弱，見了敵人即行投降，那便不能自強，不能待強，不能抗強，也可以說是不德的。於智勇亦然，若以取成大者為德。末論成仁與取義的途徑，以文天祥為法，申論犧牲成仁與利就義與成大全體生死榮辱之關係，並以仁字結束以上諸德。

這便是我所設想的一個道德系統。在原理方面：於道德的定義，則係以「部份與最大全體之協調」；於判斷方面，則顯及行為的全體，即自動機以至結果及正在進行的動作；於標準方面，則根據威爾社倫理以一國家的利益一為標準；於內容方面，則以中國固有的美德為主體，以新進的文明適合我民族性和當前國家需要的道德思想輔之。在實踐方面：則採取必得的道德律，以濟法律之窮；詳論自由的真諦，以確定自由的規範；詳解權利與義務，使國民得很清楚地認識國家之責任；辨白公德與私德和大德與小德，以明己己的界限和必要時犧牲小德的理由；合解四維與八德以仁字綜合全體，俾見諸德間並無矛盾和衝突，都是一貫相通的。然茲所舉，不過大略，詳俟異日，倘海內諸德先進，不吝指教，俾使此系統益臻完善，曷深感激！

通訊

渝行散記

谷一

去年四月，筆者奉命赴渝受訓，由於籌備旅費及擬設本身職務關係，直到五月才成行。原定五月一日自衡陽起程，因為同伴想乘乘經濟，都載貨汽車直赴彭水，比較迅速，結果我在衡陽等了五日，汽車駛行，仍無確期，我便與同伴商定，仍以取道在黔入川為妥，並決定五月六日起程。時間如此促迫，只好依照我的意思，在五月六日那天，由衡乘車赴桂，下午七時開車，翌晨七時到達桂林，隨即轉車赴柳，衡柳車票價只十六元六角，打了一個對折，可算便宜。下午八時到達柳州南站，桂林和柳州，都有南站和北站，據說南站為客站，距城很近，北站是貨站，距城稍遠。是夜我們宿柳州南站，那裏熱鬧的旅館，正在蓬勃的發展，象做運路，同春日趨繁華！

五月八日我們搭黔桂路火車，由柳南乘車赴黔，黔桂路本已通達金城江，因為要在宜山搭汽車直達貴陽，我們便只好購買由柳南至宜山的火車票，車費二元八角，也打一個對折，更是價廉。黔桂路局極力整頓鐵路，不用茶房，而用服務生，這般服務生非常稱職，旅客們沒有那個不滿意。上午十一時到達宜山，因為要想搭車方便，我們住在汽車站附近宜賓旅店，下午三時登記入黔汽車，路程是五百一十二公里，每公里車費一角五分，共計車費七十六元八角，八日登記的車，要十三日才能換票乘車，還有辦法，只好在此等著吧。

宜賓旅店前有一大坪，坪前是講演台，坪中是升旗台，升旗台下的石礎，有海陽陳經叔君題詞云：「措國家於磐石之安」，在衡陽的時候，有一次防空，我曾與陳君晤談，陳君是富於幽默的，說話很能動聽，看了他的題詞，更使我想到他的談笑風生的態度。記得還有一次，我在宜山街上買東西，有一位鄧陽行商，他聽說我們是衡陽人，他曾經把陳縣長府政績，向我們說了一遍，足見陳君在宜的政績，一定還算很好。

住在宜山鐵車的旅客，聽說有二三百人，住在河池鐵車的，也有二百餘人，由宜山至貴陽，本有商車和軍車可搭，但是車費均在公路局票價一倍以上，而且軍車走得太快，路上容易翻車，商車是賤貨的，坐旅客是有些不方便，聽說有時商車堵了，那就在路上不知道要等候多少時間，既然乘車不安全，商車欲速而反不速，還是只好坐公路局的車子吧，比較穩當。

宜山市上有廣西省立建國初級中學，門首張貼招帖二紙，一為招雇水夫一名，月薪八十元，一為招雇書記一名，月薪三十八元，勞力與勞心相差如此，真便一般勞心的朋友喪氣，難怪他們不改變呢。廣西勞力多為婦女，宜山城內的販夫水夫，尤其男女多，在宜山要等很久，有一天的夜晚，我們為了消遣時光，同時要欣賞桂劇，便在宜山一所園

民戲院開演，設備很精，演劇的技術倒不壞，首演馬連波，安福山這反。張巡死守睢陽，旋而宮中亂軍殺楊國忠，又逼貴妃自盡，演時情緒很緊張。滿漢叫梅生榮，亦名血手印，演得也不錯。桂劇雖不及平劇，然而也有牠的特色。在貴州山差不多等了一個星期，只放一次警報，市民多數不聽，因為宜山周圍多石山，並且有許多天然防空洞，我們也只好在門邊逗留一小時，看大家都有把過的樣子，我們也回到旅店，滿不在乎了。

五月十三日晨六時我們同行三人，赴車站換票，大雨不止，見站長奉命啓事一則，內稱該站定於十六日遷往金城江，十四日停止登記，萬幸幸運，我們在停止登記前已經把手續辦好了。十時由該行車，所經過的大站，一共是下列十四處。

宜山→懷遠→德勝→三江口→六城→河池→車河→南丹→芒場→平巴→六寨(舊)→獨山(宿)→都勻→馬場坪(舊)→貴陽

是日下午一時到達河池。縣城很小，只有一條正街，攤子多於商店，物價比較宜山昂貴，旅店頗多，還有一些旅店，正在籌備營業；除了旅店之外，便是飯館，我們所住的旅店，只有房子住，沒有飯吃，次晨七時開往獨山，途途多為高山峻嶺，汽車沿山駛而上，九時抵甯丹，早餐既畢，即向獨山駛行，本可於下午三時到達獨山，不料行至距獨山約二十五公里許，車輪鋼板折斷，途遣工友往上司車站，約莫等候三小時之久，修理師始到，六時行車，七時才到獨山，這時獨山已近萬家燈火矣。要說由獨山行車，很多急彎陡坡，沿途常見貴州貧苦人家，多用石板蓋屋，因為天然石板是層一層的，用代陶瓦回也可以。貴州的氣候甚寒，我們都加衣，不然那種寒氣真有些難受。據說，貴州沒有四季，一雨便成多，所以雖然是夏天，貴州人身上的衣服，還是很多，而且四上都有帽子，蓋或東着白巾，這可說是貴州的特殊情形。在馬場坪中餐後，下午四時許抵貴陽。

到了貴陽，我們早就聽說貴陽物價比廣西高，幸而我們車上結識了

一位同鄉，他是商人，介紹我們到都市路一個商棧，每日餐費只有三元，房子甚陋，伙食尙能可口，爲了節約旅費，我們也只好忍受。翌晨七時，我們到車站登記，本可乘特約交通車，因為同伴工友不能同行，乃一同登記班車，計車費七十三元二角，共長四百八十八公里，每公里一角五分計算，二十五日才能有車乘，頗候車八日，真苦事也。

聽說現在公路，大加整頓，比較從前要好些，以前須候車半月甚至一月之久，現在只有一星期多，並不算久。登記以後，沒辦法，只得聽法有遣這一星期。八時回棧早餐，正打算到街上走走，不料九時放空襲警報了，人山人海，擁出城門，我們奔至山波習且躲避，幸而沒有多久，解除警報了，大家又一擁入城。下午二時，我們去訪問同鄉某君，蒙其導遊街市，並引至銅像台，銅像是黔省前主席周西成像，他治黔頗久，卓著政績，民則誦功頌，詩人哀之，爰築台遺像紀念。據聞西成四月初八，苗人多在此舞蹈。又聞貴州語云：「天無三日晴（貴氣變化多），地無三里平（貴山多），身無三錢銀（貧窮人多），人無三分情（言好利而輕情）」（筆者按：這句話未見得如此）。詩人好著韻，年未及半百，竟至三十許左右，即鬚髮數寸，這亦算是貴州奇俗。

貴州城內，靠中山門附近，有一所中山公園，園內有一大池，池中置一涼亭，有前主席吳忠信題聯，池的周圍是茶座，設備也彷彿像北平中山公園，但是環境沒有那樣優美。園內有金雞，鹿，和狼幾種動物。中山堂內設民衆閱覽室，左側是黔省物產陳列所，特產頗多，我覺得與其說黔省是怎樣的窮，不如說我們沒有努力開發，看了這些特產，我想大家會有這種感想。

五月十八日早餐後，我們到中山公園民衆閱覽室看報，偶閱東方雜誌第三十七卷第八號悼悼子民先生特輯，有其夫人周女士親聯云：「十餘年誓親陪都，道同志合，爲國爲家，未敢損與耽燕樂。兩三日責育肆虐，物在人空，異鄉異地，真歡窮息感惡客。」蔡先生是我們的老校長，道德學問文章，都足爲後世師表，此老逝世，真是文化界莫大損

失。

貴州街上有許多苗人，尤其是苗女，服裝與漢人不同，她們進城來的，多是成羣結隊，着布摺短裙，頭束布巾，有的背負稻草一束，衣長闊大，式樣很古，大概都係勞動婦女。據說，她們與漢人交易，不喜歡用銅票子，差不多每日街上都有她們的蹤跡。初到貴州的人，往往有跟着看她們的，其實，在貴州街上住了相當時間的人，他們並不以為什麼稀奇。

我們在貴州等了十天，得燈一共開了四次，因為人地生疏，我們都隨着市民跑出城外，所幸敵機都沒有來，我們沒有受什麼驚恐。直到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一時，我們等候的時間，算是快告結束了，我們把行李送至車站交付託運，同時換取車票，不料自本月二十一日起車費又漲了，每公里原為一角五分，今則漲至二角四分，計增價九分，每人補洋四十三元九角二分，我們本是十六日登記的，候車十日，又蒙此損失，實在太不公平了。

五月二十五日六時五十分行車，按照貴陽衛生事務所規定，凡乘車赴各地旅客，均須注射防疫針，假使沒有注射證，除不許購買車票外，即令坐了車，出城三里，還是要經過檢查，補行注射，才能放行。自貴陽到重慶的大站，一共有十二處。

貴陽↓烏江(餐)↓遵義↓桐梓(宿)↓孫坎(餐)↓龍營橋↓東溪↓

賈石洞↓紫江(餐宿站)↓杜市↓一品場↓節節鄉↓海棠溪

由貴陽至重慶，車路不平，走得很慢，我們在息烽吃早餐，過了息烽，頗多高山，到了烏江，兩岸均是高山，江水湍急異常，渡江是用木船載汽車。據說從前在烏江編渡的汽車是依次渡江，因為過江很難，而汽車很多還要等一天的工夫，才能過江。烏江的水很湍急，很危險，看起來，的確令人可怕。渡過烏江，修理汽車約一時之久，始行開車。下午抵達義，因為不能到達桐梓，乃宿於遵義，該城周圍約六公里，車站設城外，在車站附近，有很多旅店，還有很多賣茅台酒和銀耳的商店。

，大概都是城內所設的分店，專門做旅客生意的。

第二天早醒，由遵義打車，十時抵桐梓，早餐以後，到了花秋坪，花秋坪是許多高峯的巔高頂，有一塊木牌，書着「西南公路是國家的命脈」，木牌對面有一所眺望臺，周圍都是欄杆圍着可以俯瞰七十二彎的風景。所謂七十二彎，當時我有些好奇，從頭至尾都數了，一共有四十二個大彎，其餘大約是小彎。過了花秋坪，便是釣絲崖，因為釣絲崖的兩岸都是高山，在兩山之間夾着一個深谷，兩岸都是草樹下垂，如同釣絲一般，所以稱為釣絲崖。在初通汽車的時候，車路經過釣絲崖處急轉直下，有許多汽車在此出險，連汽車和旅客都翻了，所以大家又呼為吊屍崖，祇是換了兩個字，倒是令人可怕。現在釣絲崖的車路，業已改換，並非像從前那樣直下，容易出險；而是經過了一個大彎，然後才下山坡，所以現在並沒有危險了。下午四時抵東溪，因為不能趕到紫江，遂宿於此。

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抵紫江，早餐以後，凡乘客赴渝，均須領取重慶市入境證，據說對於結籍及不須結籍者，一概不准通過；有因公赴渝者，則須呈驗證明文件，我們向車旅客，有一男人，被阻赴渝，還有一位女人，也被阻留，旋因這位女人涕泣陳詞，幾經全車旅客勸說，始准放行；那得到了一品場，因為沒有入境證，又不許這位女人前往，又幾經全車要求，始得放行。為難處放入口，困難如此執行，但是為顧及旅客痛苦計，不妨事前公布全國報端，務使大家都知道，尤其好在宜山和資陽傳賣車票時候，沒有證明文件，不許購票，以免旅客被阻留蓋江，欲進不能，欲停不得。下午四時抵海棠溪，下午五時抵南涇泉，我們的目的地，算是達到了。

在南涇泉佃女洞住了好幾天，受訓的同學們，差不多到齊了，六月一日那天，學校檢閱用服裝等件，準備開學，次日上午七時赴小涇泉校本館行開學典禮，同時人事行政人員訓練班第二期畢業，合併舉行開學及結業典禮。在儀式開始時候，即放空襲擊報，由陳教育長主席。

室被改去調訓，由校長長官調訓，旋即成，行委中餘，已放棄金
警報。我們便是同原校，約一時之久，始解警警報。

這次調訓，是黨改改後第二次，也即是中政校公務員訓練部高等
科第二期訓練，它的宗旨和內容，約如下述：

(一)訓練宗旨，以造成格盡 總理遺囑，服從黨義，執行法令，忠
心及努力於職務，以負革命建國責任之公務員為宗旨。

(二)訓練內容及時間之支配，(甲)精神訓誥，除每星期紀念週舉行
外，並另行專訂時間舉行，共七十二小時；(乙)政治教義，共二百九十
小時，課程是黨史概要，總理遺教，總裁言行，革命人生哲學，中國國
民黨之組織及其應用，黨員所知，中央及地方行政制度，監察制度大要
，計政制度大要，考銓制度大要，法院組織大要，現行行政程序法綱要
，行政官選舉法，法理學，理則學，社會心理學，結社黨會學之原則及其
應用，公文及實用文範習圖說視勢分析，(丙)分組課程及專題研究，每
週十小時，共計二百小時，按照高考各組取錄人員分組，每組除請政府
有關機關長官主講各該機關施政方針及行政組織外，另由專門教員主講
若干專題，並指導學生從事研究，(丁)軍事訓練，第一至六週舉行，共
計二百一十六小時，集訓後除每月有複習外，祇實行嚴格之軍事管理，
(戊)體育自第七週起，每週三小時，共六十小時，備重軍事體育，俾能
一面強健身心，一面得到自衛技術，(己)小組討論，每週二小時，共四
十小時，由訓導處擬就實際問題討論，(庚)特別講座，每週二小時，共
四十小時，由學校聘請人員演講。

六月三日，軍事訓練開始，當然軍訓是很嚴格的，而且也很紀實
的生活，每天清晨升旗，接着便是早操，早飯後又是軍操和軍事學科，
下午還是軍操，晚上便是降旗。在炎夏的天氣，每天過着這種生活，最
初確實有些難受，可是過慣了，到也不覺得怎樣。尤其是每天的內務檢
查，真焦急多少同學，有幾位同學因為名列劣等一次，恐怕多些麻煩，
竟把自己的棉被剪成與牀架一般大，內務算是好了，犧牲也算相當大。

除了內務以外，因為我們一百多同學，住在兩個大教室，訓導在軍訓期
間，曾經有幾位在深夜中大呼一報告一，幾聲響不關緊，倒是驚醒了
多少人的睡眠，大家總也不便睡，只好付之一笑，仍然各自安睡。

在我們軍訓期中，正是敵機轟炸最多的時候，重慶市發生機靈息事
案，我們學校(政校高等科)也會經過轟炸，教室寢室的屋瓦，震塌
了不少，但是雖然轟炸很多，我們的精神仍然是很好，六個月訓練結束
後，十二月四日起考試院舉行再試，八日開始就業訓練一週，十四日舉
行畢業典禮，校長即席訓誥，闡明政治與行政的關係，詳述政治的道理
，指示應注意三點，一是用人，二是用錢，三是衛生，大家恭聆教誨之
後，響到校長精神健旺，更使我們每個同學慶幸中華民族的前途光明。

南溫泉的風景，最著名的，共計有十二景，南泉溫泉，虎喻懸流，
弓橋泛月，新觀舟，花溪垂釣，石洞探奇，五湖占雨，三峽奔雷，小
塘水滑，响泉飛，越文遺跡，仙女幽谷，虎嘯口，有景林嬌，林主席義
孔院長都有官邸在那裏，橋已被水衝塌，景林亭仍巍然獨立，聯云：「
際調容津樂，已隨大道平治頌；壘關室台斗，何限高山仰止情」。

受訓結束以後，直到本年元月三日才把分發辦好，五日離渝，九日
到貴陽，在渝筑途中，其他風景如畫，祇是烏江現已由渡船改為橋橋了
，大約沿山麓延長數里，然後再選擇與陸路與築鐵路，這種工程也
相當浩大。十一日離筑赴金城江，十三日到達，金城江自從變為粵勢的
點站結核以後，臨時架廠商店很多，形式很像北平的天橋，不過什麼都
特別昂貴，大概是因為做短期生意，所以大家都這樣。十四日離金，十
五日抵桂，十六日抵衛，十時左右到站，沒有走到城門，便放棄登報
，便乘車回到貴陽。剛後八個多月的新生活重來，裏有別的不同，只覺得當
我離開重慶的時候，這座城是完整無恙，而今則簡直是放槍炸的遺骸
，處處令人傷感而已。



悔唱後庭花

八仙

暑假回家，爲了方便於溫習功課，父親要我住到縣城裏的中心小學校裏去。

我在這學校裏選擇了一間比較寬敞的房間，把行李和用具都安頓好了，又把簡單的一些裝飾品排列清楚。我於是坐在床場的邊緣，打盹休息片時。

校長先生和藹的笑容突然在門邊出現，我立即站起來招呼他，陪他在書桌旁的椅子上坐下。他首先詢問一些我們學校的近狀，隨後便將這中心小學的一切情形告訴我，最後他說這學校已經放了暑假，同學們都已回轉家去，環境顯得異常寂靜，他主張我整個暑假都住到這一個地方，因為牠很適宜於我的讀書。他用手指著窗外面說道：「這外面是一個私人的花園，你這房子又大又闊，空氣也非常新鮮，你住在這裏一切都好。」

我很誠懇地答應了他。

他坐了一會兒，忽然站起來說道：「我要走了。以後我時常來看你！你在這裏的伙食等

問題，我都已代你交涉好了，你可安心讀書，你如果感到寂寞時，隔過房子裏前天也寄住了一對新婚夫婦，他們都是江蘇蘇州人，你可以找他們談談。」

我送他出了房門，望着他的身影在大門口消失，我才回轉身來，心中正打算到那房去會一會那兩位江蘇人時，突然房中走進一些青年男女來，這些人我都認識，都是我在這縣城裏的舊同學和舊朋友，他（她）們因爲在一星期前便知道了我會在此時抵達這裏的，所以興高采烈，預備和我暢叙一番。

歡笑在這房裏瀟灑着，我感到非常高興，後來他（她）們又邀我到大成酒家去吃晚餐。晚上十二時光景，我才回到中心小學校裏來，疲倦和醉意使我很難過，所以一上樓房便倒在床上睡覺了。

我不知道經過了多久。

一陣清幽的歌聲將我驚醒過來，我發覺我的一切疲倦和醉意都沒有了，我傾耳細聽，一

桃花江是美人窩……」明快地從旁邊房裏鑽了進來，我知道這就是我現在的新鄰人所唱出來的，我獨自地極量地欣賞着，我覺得他們的唱歌技術非常高妙。

夢昔，我雖不大會弄音樂類玩意兒，我知得很高興傾聽別人對音樂方面的表演。這時，我當然很幸運，因爲我能够聽到這樣的兩位同伴

我聽到他們又在唱特別快了，接着妹妹愛你，了了當當太繼續唱了下來，我不禁有羞兒感到不快，我想他們雖然是新婚，難道忘記了現今的肉肉挑戰嗎？難道忘記自己的家鄉已經論爲異域了嗎？難道還有心情能够唱這樣快樂的歌嗎？

猜疑在我的心地上萌芽，我越想越覺得憤怒，越想越覺難堪，我甚至要咒罵兩位所謂新婚的夫婦！

我不能再睡下去，許多感想儘齊在我的心海裏。

第二日早晨，淋浴以後，穿進進來叫我用早膳。我隨他走進食堂，看見一隻紅漆桌子旁邊站着一對年青的男女，當然，我早已知道了他們就是校長先生所說的新仇讎——我的鄰人。

他們看見我走進來了，便滿面笑容的走來和我握手，和我談話。我發現他們都很華麗，全身都是時最新裝，態度瀟灑，談吐如流，雙

我昨晚上所積聚的一切憤怒和怨恨都消失了；甚至於使我對他們實生了好感。

從談話中，我知道他們姓蕭，是今年五月從長沙遷移過來的。三年以前他們就離開了他們的家鄉——湘江——而流亡到長沙來了。

蕭夫人的母家姓楊，因為她的孀母就是他的表姑，所以他們兩家在許多年前就很有點瓜葛。

他們的家同在一個街道上，來往非常親密。當他們年紀都很輕的時候，因為他倆接觸的機會很多，感情也非常融洽。他們的父母都不免有著他倆撮合的意思。

他們兩家都是鎮江城中有名的富室，當然他們的孩童時代，與青年時代，都是那樣地優裕，那樣地甜美。

五年以前，她考入省立女中高中部時，他在第一中學畢業了。他們自己，也覺得年齡漸漸地增大，他們知道除開物質的舒適以外，也感到一種精神的神秘的需求，那時候，他們不期而然地互相交流了愛的心情。

不料，七七事變突然展開了中國的金面抗戰，接着，上海點燃了抗敵的怒炬，這個離上海不遠的鎮江古城，天天埋伏在空襲的緊張空氣裏，每個人開始了他們生命的恐慌，富人也不在例外。

他們兩家商議齊件逃到內地去，當然，他們自己更更滿意這件事的。所以，不到幾天，他們都收拾了他們的家具，預備實行他們的「大遷移」。

一箱一箱的金銀，一箱一箱的法幣，汽車迅速地拖到了火車站，他們兩家將把他們帶到內地去了。

火車飛奔着。

車抵南京，他倆首先把一大箱的金銀搬下去，預備去招呼前頭正走來的一輛人力車，她走下月台，他提著那箱子跟在後面，他們的家人都在車上等待着。

空襲警報傳來，前面的人力車突然轉向人叢裏去了。他倆飛跑進去，想尋找幾個人力車來搬運貨物。

可是，車站上四面祇看見人，人力車汽車狂走着，上面都堆滿了貨物或坐滿了人，總沒有發現一乘空空的。

火車為避免空襲計，尖銳的一聲，開往轉下去了。他們很驚恐，不知他們的家人已到了什麼地方！

敵機飛來，轟轟地擲了幾個炸彈，去了。他們從防空壕裏爬出來，走到車站上來尋找他們的家人，可是，有什麼人呢？

他們從早等到晚火車過去了幾輛，但他們終沒有會見他們的家人。

他們很慌亂，然而幸他們有一大箱的金銀，生活問題當然不困難。

在南京過了幾天，起初想家的念頭，漸漸在他們的心頭，到後來，他們漸漸地忘記她。他們以前接觸的機會雖多，可是並沒有同居過，也沒有兩人單獨地放蕩過，這時候，這新的嘗試使他們的想法愈趨愈在九霄雲外。

他們繼續向內地走去，經過了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走過了一個村莊又一個村莊，到處都有他們的快樂，每一個旅館的大門都炫耀地歡迎他們。

他倆都愛唱歌，以前在學校裏所學到的歌曲，現在唱起來好像覺得特別有意味。

在公園裏，電影場中，他倆尋找到了他們的愉快，作下了他們的不可磨滅的傑作。

他們有時候也想到他們的父母，但他們並不怎樣懷念，也不怎樣慌亂，因為他們知道父母也有錢，或許也一樣地有新的快樂。

他們並沒有正式結婚，但在旅館裏他們是以夫妻名義掛號的。可以說五年前就是他們的新婚吧，到如今他們仍然是新婚。

總之，抗戰與砲火給與他們的，是快樂，是新婚，是炫耀，血和肉的殘殺在他倆祇是一個玩笑的工具，——一直到現在。

二十天以前，他們才正式結了婚，婚禮是在我們這縣城裏舉行的。

我們談了一會兒，忽然那位蕭夫人大聲地叫道：「廚工，快到全福酒館去買一盤牛肉和一盤鮮魚來！快去！」

大約半點鐘以後，兩盤菜都送上來了。他們高興地大聲起來，蕭夫人在吃飯時又大唱其似水流年。

光陰一天一天地過去了，他們用錢如水，猶其喜歡吃。這，對於我也不能說沒有益處，常常藉此大飽其肚子。

那位密可特蕭又喜歡唱京戲，常常要我去拉胡琴；蕭夫人也會唱，珠簾寒玉翠花更是她的拉手，密可特蕭有時候也吊起嗓子來唱玉堂春。

我和他們混熟了，也感到很有味道，有時也勸他們去認識清楚目前的時代，有時又介紹了幾個有名的抗戰歌曲給他們，他們都表示不大如意，我不敢強迫他們唱，祇得算了。

可是，忽然他們的行動變了。（自從有一晚上我在床上隱微地聽見他們悲慘地哭了一場以後。）也許是感到生活的厭倦吧，也許是感到金錢的危險吧。我發現他們陰險的微笑真夾雜着悲悶和懊惱，雖然他們仍然愛好唱那些特別快之類的歌曲。

有一次，我和他們在濠洲戲院回來時，他們在傳達室獲得了朋友的一封信，要他們立即

趕到桂林去，他們看見僕後便趕緊收拾行李，預備翌晨動身。

他們仍然變換得很快樂，第二日早晨在不能免的大吃一場和大唱一場之後，他們便隨着兩個擔行李的工人，微微的向我一笑，走了。

從此以後，我這寂靜的學校裏，更加寂靜起來了。雖然，仍然的，校長和高的直率的關懷，舊友們親密的熱烈的歡笑，常常填滿了我底空虛的心底。可是，我總是那樣地恨到他倆，尤其是新事新物在我底腦裏裏煮過的時候，我總不由自主地隱微地露出了他倆的面影，我對他們的關心也輕輕地勃起了，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仍然這樣關切地生活下去，更不知他們已否懷了一層國難的念頭。

時間過得久了，我漸漸地忘記他們了。

忽然，有一晚上我接到一封信。我一眼便看見信殼上左角下面的一行整潔的字：「桂林蕭誠。」這四個字使我猛然地記起這一對青年夫婦來，我用很快的速度將這封信拆開，抽出一張面粉紅色的幾張信紙，一排一排細密的字跡跳入了我的眼簾：

八仙：

你還能記起我們兩人嗎？二十幾天的相聚，你會經回憶過嗎？一個多月的離別，你會經想念過我們嗎？

唉，告訴你，以前的事，真像一場大

夢，我們現在却再不願意去追憶了，因為現在的我們已經不是過去的我們了。從前我們的一切都已改變過來。我們知道你是很關心我們的，這件事，你覺得愉快嗎？

自從到了桂林以後，我們看見了敏捷矯捷的身手，我們看見了淡軒無恥的勾當，我們看見了同胞們無辜地遭受着的殺戮，我們又看見了中華民族偉大的反抗力量；這一切，使我們的心沸騰了，使我們的頭腦清醒了，我們真很痛悔以前的種種心理和行為。

是的，中國不是已渡到了最困難的關頭嗎？我們每個人都應該犧牲自己個人的享受，去擔負起救國救民的重任，我們以前為什麼要那樣呢？真不懂！

我們真感謝你，你會經指引了我們一條光明的道路；可是，祇怪當時我們都沉淪在新婚纏綿中了，毫沒有想到其他的一切。現在，你讀完這封信後，你該可以安慰吧！

在桂林，也許不備在桂林吧，到處都埋伏着復仇的種子，處處都形成了新型的中國，我們相信：中國不久就會新興起來的。但是，這振興中國的責任，每人都應擔負的啊！

新的覺醒

(獨幕劇)

抱冷子

背景：一片野景，人行路旁台右後方牆至台前左方，在台左方，有一片小小客店，鋪面的陳設，雜亂而簡陋，差不多是一間道地的鄉村舊式客棧。

人物：

李大——客店主人，四十歲模樣，鬚髮魁偉，狀頗刁悍。

錢大嫂——李大的妻婦，年紀與李大相若，樸素中，深露洗滌澆練的意態。

愛蓮——李大的女兒，年十六七，嬌態多情。

明新——李大的兒子，年約十歲，天真活潑。

正業的粗大漢。

清生——李大的鄰人，一個年青小夥子，裝束入時，好像商店的掌櫃。

東方道人——僧裝，年老，鬚髮斑白，精神矍鑠。

王、張、劉——李大的夥友及其客人。

學生宣傳隊——十四五人。

行人——若干人。

時間：中國抗戰發生後的某時時候。

幕啓：有歌足二行人，正欲挑着擔子自李大的客棧門前向台左前進發，錢大嫂抽手

站在門前，張望，形色頗不安，口中喃喃有詞。他的女兒愛蓮，則在鋪門內的

桌上，對鏡梳洗，正塗着紅粉。

錢大嫂，怎麼！今天已是四五個日子了，你父親還不見回來！（向內）難道真的有了甚麼危險嗎？

愛蓮：甚麼危險呀！媽媽！你怪得很！爸爸在家，他他不得出門，剛一出門，又怨着他不快點回家來，這真好笑！……停幾天還不

會回來吧？

（說罷，口裏哼着唱得爛熟的桃花江歌）

……桃花江是美人窩，桃花江萬朵，比不上美人多……

明新：（疾趨入內）好妹子，好啊！唱得這麼好聽，打扮得這麼好看！今天一定有甚麼好事了，（按捺不住地欲伸手撫觸愛蓮，錢大

嫂口口呆，注視二人。）

愛蓮：（退後一步，微慍而羞，但不露拒絕狀態。）好甚麼！誰要你來這樣連好地好的？

你這還因殺的！我好不好，于你甚麼事？要你來管！

我的許多朋友都在這裏竭力地工作着，新近我們也參加了他們的工作團體，我們都高興，我們要努力的幹下去。

從前我們所唱的歌，我們都不願意唱了，近幾天來我們學了很多有名的抗戰名歌，真好聽！

京劇，我們却仍然喜歡唱，昨天我們已在遊藝會上唱了一曲賣馬和一曲賀后罵賊！觀衆們都熱烈地歡迎我們。

至於我們的家人，我們雖沒有會着，可是，不要緊，我們相信抗戰勝利以後，一定可以團圓的。

我們現在工作很忙，不能夠再耽誤時間來寫這封信，就此擱筆了。祝爾你！

以純鳴書同啓七月二十八號

通訊處……

我將這信尺復閱完三次，他們兩人的臉龐，清楚地浮在我的眼前。我很歡喜，我又很替他們祝賀，我覺得他們這一對聰慧而且有能力的夫婦，突然成了二個抗建中的有力份子，在他們個人固然得了一條光明的大道，就是國家民族也增加了一股大的力量！

我記起了兩句古詩：「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我相信在任何環境下都不免有商女之流。我憤恨商女，我咒咒商女，同時我同情商女；但是，今日我親自看見商女的心轉變過來了，我將怎樣地歡欣鼓舞哩！

一九四一，十一月。

明新：你這樣說，我倒要管了！何況你這一日頭剛出山的小妮子，就連你的老娘，我的姑媽，我都要惡作劇一下子的，咳！下次不許罵人！再要辱罵我，我就不客氣的，你想我是好惹的吧？（怒目注視愛蓮）

（行人二三，鵝立路旁旁觀一會，隨即走去）

義大嫂：呀！那裏來的野傢伙！進門來不同我打招呼，就這樣胡說八道起來，好大的狗眼！滾！給我滾開去！

明新：媽的！我已經胡說八道了，看你怎麼樣？檢着石頭去打天吧！（手拍桌一大掌，桌上一隻茶杯，應聲落地，碎成數塊。）

義大嫂：造反了！呀！妹子打起姑媽來了！真不是世界了！好，你打！打！打！（以身向明新一步逼近，明新卻一步一後退。）

愛蓮：你這野雜種！到我們家裏來胡鬧，還要打人！你怕是要遭凶砍頭了吧？好，試試看！（手指向明新臉上。）

明新：（頓然轉笑）哈哈！何必動氣呀！對不住，請饒了請過，打壞了東西賠錢，哈哈！何必咧！好！恕我無禮，作個揖，低個頭吧！

哈哈……（愛蓮怒笑，轉身入內。）

義大嫂：你這東西真不是人！姑媽家裏也可以隨便的？你睜開了眼睛沒有？聽了你的老子養了你這一塊血！你看！又打壞了我兩毛錢

的說。

明新：（有點慌愧似的，）好！不要多教訓了，下次我不敢了。（自己找着一個凳子坐下，吸煙。）

義大嫂：下次還敢胡鬧嗎？你姑爹回來了，包管你死得成！

（這時，有兩個客人，推門休息，義大嫂忙着起身招呼，並隨手拿起地上的碗片。）

連仔子：客來了，出來打茶！

（義大嫂入內，場面有一會冷靜，愛蓮打茶出來，隨後向客招呼一下，隨即到房內去了。）

客甲：（向明新）先生，你們這裏也抽壯了嗎？

明新：抽也抽的，抽去做甚麼，我不知道。

客甲：你想想，抽去做甚麼？

明新：有人說是吃糧，有人說是去做伙子，有人說也拿上火線，到底不知道鬧的甚麼鬼！

找不到一個屍骨來。

明新：算了吧，不要說得太急了吧，橫豎我們老百姓，誰來誰都好，山窮水落裏，他們來了也沒有甚麼出息的。

客甲：是，我們也不過隨便談談。

（義大嫂出）

義大嫂：客！你們真是挺益心，日本鬼子來了，我們還好端端聽說，糧也不變還，兵也不要當，可以坐起享福囉！

客甲乙：（同聲地）哈哈……

（起身拿着行李走出門來）

明新：坐起享福？祇怕你這條老命等不到了！

義大嫂：年輕小子，懂得甚麼！不要再亂扯了，我倒要問你：你聽得你姑爹在外面的甚麼消息沒有？

明新：（起身走動）這個，不要問了，你想想還不知道的呢？

義大嫂：那你就說，說啦！

明新：老實說，有點「那個！」

義大嫂：（着急似的）甚麼「那個！」你說！

你告訴我！

明新：不說了，我不知道，你先罵人罵得好，

等你再罵一回再說。

義大嫂：正而不足，邪而有餘，人家問你一件

正經事，你偏偏不上正本，東扯西扯的，

這也值得你癡臭癡子嗎？好一個忘情真義的

壞東西！（眼向外望，狀很焦急。）

薩保佑，要逃回化吉囉！

明新：甚麼薩保佑！那裏有這種經驗的好菩薩？警察房裏有的是財神，卻沒有甚麼菩薩的！

義大嫂：笨末！你知道嗎？她不是被警察所捉去了？你說，好不好？

明新：屁，怕鬼捉去了。（停）啊！我不曉得，你去查查吧？

義大嫂：唉！關門家中坐，也許惡棍從天降來吧！阿彌陀佛！（語聲有些嗚咽。）

明新：我還是走開去的好，一好漢做事好漢當，你們犯了法，闖下大禍，自己去碰運氣罷，與我明新有何干涉？（甲）

（談話地裏門內出來，向台左走去。）

義大嫂：一定不好了……唔……

（自內房走出，慢步走近義大嫂站着。）

媽！何必着意！反正空着是沒有用的。甚麼一定不好了。出了禍，吉人自有天佑，總可以逢凶化吉的，何況爸爸的手段很高明，不會有短處給人家抓着，即使有甚麼意外，祇消爸爸拍點腰包，也就錢可通神，包管是太太平不過日子的，媽！你還記得嗎？那一次，爸爸被人誣賴他爲匪，還不是送了五百元給那個甚麼警局長，就太太平平了卻那件事嗎？媽！快莫急，你就喜歡這樣擔空

心，（停）媽！我倒要向你說，明新那個精

子，最好不要理他，和他再通往來了。

義大嫂：唔！你那裏懂得做娘的心事？……

（清生提些食品，笑臉入門。）

清生：你們母女又在這裏打甚麼細講？愛蓮，

趁幾口門給你吃。

（愛蓮笑着笑領一題。）

愛蓮：好（哇），你從那裏買來的？（解紙包）

啊！餅子，媽媽！你吃一個嗎？一題一個小餅給義大嫂，義大嫂接濟放在手裏，並不說話，仍然沉思似的，又好像要發怒一般。）

清生：從那裏買來的，來，到房裏來餵吧，（邊說邊走入房內。）

愛蓮：媽媽吃呀！我一會兒就來的。（入）

義大嫂：真個火！時常走來走去，好像無人管束似的，豈有此理！（自言自語地一會，怒目而起，向房內大呼。）

連仔子，出來！有什麼話到外邊來說！周清生，你自己要勤點點！

（愛蓮和清生出，面紅紅地，神色都有點不安。）

！我要趕去上課，快些拿咯！

義大嫂：甚麼錢！你這小閻鬼！（以手打向知志，）又要甚麼錢！清有！

（知志傷心地哭起來……清生乘機偷步走出門去了。）

愛蓮：弟弟，來！到我這邊來！哭甚麼？放甚麼油桶！要錢就要錢，來哪！拿快去！

（知志拭着眼淚，走走愛蓮，愛蓮從袋裏掏出一包法幣，隨便數了二元五角錢，遞給知志）

義大嫂瞪視知志，眼睛幾乎要冒出火來。）

知志：媽媽，你還替不得姐姐，真是不得！（說着，跳躍地去了，愛蓮隨送至門外，並四處探望，好像尋覓清生似的。）

義大嫂：唉！真是不得了，女大了，不要我管了，孩子大了，也不聽我的話了。好，你們的翅膀長好了，隨你們去吧！

愛蓮：媽媽，何必發氣呢！我們那裏沒有聽話呢？（聲轉得嬌氣。）

義大嫂：噫！隨你們去好了，不過，你們有錢，也要莫亂七八糟花掉了，你想，志仔子學被裏規要甚麼錢呢！他，被學壞了，不是拿去吃東西，便是拿去嫖賭去了。

愛蓮：媽媽，這也不要緊的，弟弟大一點，就會懂事的了。

義大嫂：你莫說不要緊，媽媽債了，將來下不得地，有錢總應該儉省一點。

愛蓮：媽，你老是舍不得，人生有幾世，隨手得來隨手用，有甚麼關係！
（路人乙：走入門來，義大嫂急忙起身招呼。）

路人甲：老國娘，這裏到太平街還有幾遠？
路人乙：三十里吧？
義大嫂：請坐，三十里差不多，這仔子，去打茶來。

路人甲：（目光凝視愛蓮，）小姑娘，去弄茶來！快點哈！
路人乙：這位小姑娘，倒是長得標標識識的。老國娘子，你的福氣真不錯。

義大嫂：那裏，不該事得很。
（甲乙自坐處起身，欲向門內行走時，李大恰好背着包袱目外人，甲乙止步反坐，）

義大嫂：呵呀！你回來了！（起）你今天回來了！累得我眼睛要望穿了。這仔子！你爸爸回來了，快些出來！（房內有應聲。）

李大：我這次出去，本打算好幾天再回來的。何必盼望？
愛蓮：（打茶自內出）爸爸，你回來了真好，

（向客）客，茶在這裏，你們吃茶，（放下茶盤）走，李大，你沒有受過什麼危險吧？
李大：有，不過小危險，沒有甚麼關係……（頓）

（頓）面向客人。（你們到那裏去的？怎麼老坐在這兒談天！

路人甲：到太平街去的，到太平街究竟有多少遠？
李大：（不耐煩地）近在眼前，還在天邊，向前面走就是咯！

路人乙：（起立）你怎給這樣氣大？你仗着誰的勢力！
路人甲：（同時站起）咳！你……：混賬！打

想這樣的朽腔幹甚麼！
李大：滾！不要在這裏耐賦了！
義大嫂：（走近客人）出門人要和氣，吃了茶就走罷。（把李大扯到內面去了）

愛蓮：算了，不要說話了。客，你們走好了。
（甲乙憤憤地走出門去了，愛蓮將包袱撒入）

李大：（出）是的，把包袱好好檢起，（吸着旱煙坐下。）
義大嫂：（端着碗走出來）這裏，老早替你留

備了一碗東西，來喫一點吧。你太辛苦了。
李大：好。（走近桌子，坐下拿起調羹吃着）
義大嫂：這幾天，你在外面怎樣碰着危險的？

以後想不要甚麼緊吧？（在李大對面坐下）
李大：想必不要甚麼緊……：那天我出去，就在王三家裏……（狼吞虎嚥地把東西喫完）

想不到王三約來了兩個城裏的朋友，我們就商量進城到東方大樓去行劫，他們都拿了短火，我和另外幾個人徒手，大約打四更的時候，我們就偷偷地溜進了城，街上

站崗的警兵，好像都沒有發覺我們似的，他

們也許放棄了崗位吧。到了東方大樓，我們設法打開了那扇後門，一個個都爬了進去，

祇聽得高樓上還有人在在那裏打聽將，王三把守後門，天一飛把守門，我和滿老爺他們

被填牆翻牆以後，就上樓去，可憐那些牌鬼，還一點也不知道，滿老爺走進去叫他們莫動，用槍指着，我們隨即搜索，到底是一個關氣舖子，珍貴的東西多積了，大約五

分鐘樣子，背的背，提的提，我們滿職着出來了。那知天一飛和王三沒有斷好後路，來

了一隊追趕的警察，我和滿老爺不及逃走，被警兵抓去了……（愛蓮端茶出，收碗入。）
義大嫂：你吃點茶吧。後來怎樣？怎樣會出來的？

李大：（呷了一大口茶）後來，我們被押在看守所裏，還好，直到第三天上午，僅僅有一位書記，來問過口供，我們都說是這路人，

不知道是誰，所以轉到了警察，下午，看守長叫我們出來，我們都莫明其妙的，聽到王三家裏，才知道天一飛法力大，託朋友到警察局長面前說了好話，送了他一千塊錢，找

了一家舖保呢。噫，危險確是危險，不過，錢的法力大，也就不妨事了……
義大嫂：阿彌陀佛，菩薩保佑！昨天我還許下一個願信明。（王張劉三人走來。）

王、張、劉：（同聲說）李大爺，你回來了。

真好(哇)！弄了財喜回來了，恭喜！賀喜！
李大：(起)快坐，快坐！那裏的話，我們族
業人，怎麼有財發？你們真得意！(隨即敬
烟)

魏大嫂：請坐，蓮伢子，儘在房裏做甚麼？貴
客到了，快出來招呼。(入內)

王：今天我們家裏，來了二位客！劉先生和
魏先生，無聊得很，特別走到你這裏來玩。

李大：呵！張先生，王先生，從不來的稀客。
只怕這裏沒有招待，對不住。

魏：劉：好說！不必客氣。(同聲)
王：恰好有四個角色，打點牌玩玩好罷？

李大：好的，蓮伢子，何解還不出來？帶副牌
來！(四人圍着棹子的四方坐下)

愛蓮：(拿牌並打茶上)來了！餵，來了這麼
多貴客，吃茶(喝)！牌在這裏，(放牌在
桌上，牌聲隨作)

(東方道人走入，愛蓮忙着打招呼。)
道人今天怎麼也下山來了？爸爸，道人來了！

東方道人：今天有點事，特別下山的。
李大：(放下牌)道人，難得你今天降靈！請
坐，對不住，我們打牌了，蓮伢子，弄茶
吃。

(愛蓮入，東方道人亦鬥幾凳上坐下)
東方道人：李大先生，聽說你早晚天遠城去了
，有甚麼好消息沒有？

李大：(停牌停說)我沒有遠城去，不過到一
個朋友家裏玩了幾天。你看報怎樣？(牌
聲隨起)

東方道人：哦！是的，個多月以前，承陳老爺
介紹，定了一份報，看得還很有好處，近來
，到處都實行精神總動員，我們鄉下，也決
定做做，昨天鄉公所還特別派了一個委員，
到我廳堂裏說起這件事，叫我們也擔任一點
宣傳工作。

李大：那好極了！你熱心救國，超度衆生，真
是勝過七級浮屠了。

魏大嫂：(拿紙煙出)呀！你這位佛菩薩，今
天下了山，今天一定是個好日子，吃根紙煙
吧，(遞紙煙與道人，並分煙給牌友)

東方道人：(接了紙煙，放着不吸)李大先生，
對的，救國是大家的事，沒有甚麼俗份俗的
，我們出家人，皈依佛法，只想慈悲為懷，
把衆生一個個超度，使他升入天國哩。現在
，參加一點救國工作，也就是慈悲的心腸。

魏大嫂：(奇異地)嗚！道人，你怎麼也講起
救國的事來了？打鬼子兵，不也就是犯了殺
戒嗎？

東方道人：阿彌陀佛！只要能够殺退日本人，
殺戒是可以破例的。

魏大嫂：依道人的說法，日本人真是煩極了，
怎麼他們都說日本人來了，糧也不要，錢也
不要，兵也不要哩？

東方道人：阿彌，你弄錯了，恐怕是滿好播弄
的吧！老實說一句，日本人的殺人放火，奸
淫擄掠，那是你做夢也想不到的呵！

李大：(停牌，向魏大嫂)你說慣於這種亂
談，道人的話，一點也不會錯的。

東方道人：我們要想自己安居樂業，要想子孫
後代，不過牛馬的生活，就要趕殺日本鬼子
。近來，我時常出來走走，順便告訴一些日
本人殘暴的消息，也指點一些救國的方法，
就想激勸大家拿出良心來，做點好事。

(愛蓮打茶出，分送茶與每位客人。)
魏大嫂：呀！道人的話，真是有道理，「不聽
老人言，到老不週全」，何況是你佛菩薩的
話？

愛蓮：道人他們做菩薩的，還會欺騙吧？媽媽
！以後要想辦法才好呢。

東方道人：你們要想辦法，這也很容易的。最
好的，是不要糊糊塗塗過日子，不打牌，不
貪吃，請點正業，把精神振作起來……

(明新急入，打斷道人的話，衆客都驚訝起
來。)

明新：呵呀！你們打牌呀！我來打一個罷。哦
！姑爹，你回來了！發了財回來了，可以享
福了！

李大：混賬忘八蛋，莫在這裏胡鬧！
愛蓮：(急急插嘴)爸爸，他先攔來這裏胡鬧
過的。不要臉，又來了！滾！不要到我家來

明新：（不自在地）妹子，何必發氣哈！親戚還是親戚，路廣有斷，我還是要來的啦！（說完，圍牌桌裏坐）

義大嫂：蓮妹子，寫了！何必理他！（愛蓮忿然入）

東方道人：（題）你們胡鬧你們的罷，過幾天我再會下山來，再來和你們說。（辭去）

李大，義大嫂：（忙起身送着）這人，慢走哎！對不起，沒有招待，（差不多是同一種口氣）

王：這個野和尚，他曉得救甚麼團哪！囉囉嗦嗦的。

李大：（反坐，繼續玩牌）是的呵！還不是同他敷衍一頓，不得罪他就是。（義大嫂入內）

路人甲乙：（自台後路扭打而出，口罵不止，至台前，甲將乙推倒在地，躊躇四顧。）

路人甲：你試試老子的威風，就曉得老子的利害了！哼！狗婆養的！

明新：（急出門觀看）打得好，你們真是好漢！要是去打日本鬼就更好！（向乙）你這傢伙，攔路甚麼！起來！再打一架，好讓我看看！

李大：外國甚麼人，不要在我鋪子門前鬧！

路人甲：哼！老子還有事去，好手不再打賤骨頭了！（兩手作勢，向台左走去）

明新：（向乙）這個世界，大不同了。是一強者居之的（哇）！你的牙齒，沒有長得一丈二尺長，你就休想到世上來做人！蠢豬羅！你還不起來，哼甚麼？真是賤得狠！（說完，昂然地向門內來）

路人乙：（慢慢爬起）天！天！天……：哦！你怎麼不把這殺惡人，填人，用天火收回去？哼……：哼……：啊……：啊……：（足有點跛痛似地走向右後台去了）

（他們的牌聲，至此更加大作了一陣）

（宣傳隊四五人走入門來，隊長向桌前表演說一般，隊員掃的掃地，貼的貼標語）

宣傳隊長：（手拿着小紙旗）各位！你們牌興好呵！我要吵擾一回，請你們聽聽，（稍停）你們不是覺得日本鬼子的凶惡嗎？……

李大：（厲聲）混賬！滾！到這裏講甚麼？

乘客：（齊聲地）何必理他們，橫豎小孩子不懂甚麼事，我們打牌好了。

隊長：是的，我們年紀小了，本來不懂甚麼事。不過，我們都有一颗赤子之心，願意和你們諸位講教。

宣傳員甲：先生們！你們何必發脾氣哈！明新：這些小傢伙，倒是很懂事，很有規矩體性似的。你們要講甚麼，就請講試一下看。你們講的講吧！

（知憲從學校裏回來，看了一回，復有幾聲，就站在一旁聽着。）

隊長：（笑嘻嘻地）呵！我們中國人，本來很不壞，可惜大家不講究道德，只知道貪圖私利，所以，一切事業，都弄不好，帝國主義者呢，因此大舉起機會來，加緊向我們壓迫，特別是日本鬼子，現在還要來滅亡我們國家呢！要是大家揮舞生夢死，真是做亡國奴還不配哩！這是甚麼原因呢？諸位一定曉得，歸根到底一句話，就是我們國民道德上的墮落，我們國民生活上的腐敗，現在，已到了生死的關頭，唯一的一條生路，就是大家

要實行新生活，大家要實行精神總動員，處處朝着一體義廉恥四個字做下去，譬如，你們諸位先生，以後就不要再打牌了，勤快一些，多做點正經事。穿要穿得整齊清潔，用要用得簡單樸素，做起來，要迅速確實，

守着一一定的時間，腳踏實實，一點也不欺假，待人要和氣有禮。對老年人，婦女，小孩子，要恭敬扶助，不是我所應有的東西，那

怕是路上跌落下來的甚麼小乎巾，也不應該要的，這樣，先實行着新生活了，然後就可以把精神動員起來，參加救國的工作，深深

記住國家的恥辱。好好聽受國家和政府的命令，踴躍地去應征當兵，拿着血肉去抵抗敵人的進攻……（稍停）（大家聽了，有所

感動似地）

這樣，大家都過着新生活，大家動員精神，

真算最日本小鬼，就是齊天大王，也不怕他

們呢！

知志：（忙著說）你們真誇的好！爸爸，他們是國才高小的小朋友，這說話，的確是很有道理。昨天我們學校裏的先生也說過的，今天，國才高小的師友們聯合鄉公所，開了一個宣傳大會，預備二個星期，到鄉裏來遊行宣傳哩！

隊長：是的，我們的遊行隊伍，在後面來了。

知志：爸爸，你回來了，頂好！我以後不再頑皮了，不去賭博，也不去抓骰子了，我要節省一點錢法救濟貧民的小兄弟。爸爸，你以後也莫亂來了，好罷！（向宣傳者）你們太辛苦了，坐他休息吧，（宣傳者，微笑地以頭示意拒之。）（愛蓮自內出，站在人中間著）

李大：志忒子！不錯，他們講的真有道理，倒看不出他們這般小朋友！好！我就不打牌了！（擲牌在地上，衆客亦起）我也再不做沒良心的事了！我覺醒了！（憤慨地）國家到了這個危險的地步，我們這班醉生夢死，不知道派作嗎！（笑向宣傳者）小朋友們！辛苦了，吃點茶罷！

客人：（向聲地）對的！我們也不打牌了！我們就改過自新，實行新生活吧！

愛蓮：（插嘴）爸爸，先前水門庵的這人，不也是來說這些事的罷！好極了！

明新：好（哇）！依你們這樣說，我真有些慚

愧起來了！我一向就調鬧這世道來的，從明天起，不，從今天起（堅決地），就改過，就做一個好人，一個正經人！實行把精神動員起來！

愛蓮：那就對了！不過，新生活，重在實做，我們最好做了再說吧！

隊長：是的！教團不是空口喊喊的，是要先從自己做起，再推己及人的，你們能够改過自新，那真是菩薩保佑你們，會眼康健的，對不住！打擾了你們，再會！

（隊長領隊前進大家揚手送之。）

龜大嫂：（出）吵了一大半天，你們吵些甚麼！怎麼牌也不打了！

李大：還打甚麼牌？要實行新生活了！我們覺悟了！不再擲牌了！你看，壁上貼的是一些甚麼？

知志：媽媽！你看！（指著，並逐條用口唸著）

「實行新生活，改革舊精神！」

「刻苦！勤勞！節衣！節食！」

「衣服穿得整齊，住所弄得清潔！」

「提倡正當娛樂，不要喫鴉片！」

「敬老人，愛幼童！」

「做事要迅速確實！」

媽乙：這些話，句句都有道理的！你看，這外面的地上，被宣傳的小朋友，掃得這麼乾潔，真是叫我有些不好意思，我們家裏，以後要變成一個實行新生活的家庭就好了。（向李大）爸爸！我以後是一個聽話的好孩子了！你老人家和這些朋友都是好公民了！那多好（哇）！

（大家聽了哈哈地笑着。）

（遠遠來了一大隊遊行的人，口號聲，歌聲，喧嘩，越來越近，衆人掉頭張望着。）

看！遊行隊來了！快看快看！

（遊行隊一路歌而過，並散發小傳單，知志得了一張在手裏）

現在，他們的隊伍過去了，這裏有一張小傳單，我們也來喊個口號吧！

（以手做勢，站在衆人前面，喊得非常響亮大家也隨之舉手喊着。）

「實行新生活！」

「實行精神總動員！」

「誓雪國恥！」

「大家當兵去！」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有錢用錢！」

「中華民國萬歲！」

——幕徐徐閉下——

懲罰

向望久

四風熾熾

大地被牠的勝利征服了；

原野上遍是血的青沐

大地點綴着焦黃與慘紅；

秋蟲奏起自由交響曲；

陰曆的日子，農軍倉茫退去，

還看那江陰沼澤的戰塵；

再不見昔日農軍的威嚴

再沒有聾耳的腳踏步伐；

戰馬，厥或在荒無上

戰士，枕籍在軍車上

他們喪失了活躍的心

「宵矢」的狂熱。

侵略的日子

會淪於如此慘淡

這是他們魂想不到

一種神話，一個午夜的最步。

一年前的三月

櫻林正絢爛着光豔

他們馳驅百丈的花叢；

品川即前

玉人銀齒城後說關的一笑，

這都歸爲憧憬，一條遠長的夢痕

像一片雪白的櫻花飄落

引人走入無涯幻想之城。

第一次，驅進支那綠原

汀南三月

像一堆細軟鴨絨

一杯濃郁的醇醪

使他們酥慵；

柔曼曲線的裸體

麻木透進了他們的心

冰凝了他們的血痺；

綠頭紅唇

燒紅了他們的皮，

燒暈了他們的眼。

而今，都變了

變成一河仇恨，

在遺仇恨里又湧起一陣爆裂。

是一個濃霧的凌晨，

皇軍尚燃着枕上溫柔的夢，

渺漠空中，鴉鶯怒吼了

此身神欺沒者的反響，

正義者的回抗，

轟！轟！轟！轟！轟！

如掃海水直上的颶風，

挾泥石直瀉的山洪

紅！紅！紅！紅！紅！

似彌漫魯斯城的高燒，

巴斯底獄的燎原，

紅的笑湧上了平蕪。

機槍，在半空作饑鷹的長嘯

一條條恐懼的黑線，

打碎了每個農軍的夢

駭呆了每個農軍的心。

白日微的戰士

持着他們的刺槍

駭入地，像蚌潮的湧進；

侵略人民的血

一個魂體的魔鬼團體

放這一利刃擊碎，摧滅。

幽彈！飛梭……

在長空裏啾着清響；

他們雜亂的行列

故是逃着、哀着

望原野吞進他們的屍體，

死亡，却仍像一羣饑寒

一陣風沙

高臨在他們的頭頂

緊貼在他們的鬚眉之上；

二十八年，第一次

他們的夥伴路上還錄原

至今，新龍河還唱着哀歌

血跡斑斑在古破蒼頭，

而今又鏢上一層新的榴紅。

他們送到滔滔的橘子江邊，

江濱的林葉齊光了，

大和魂也憔悴了。

他們深感到

這是支那綠原上的最後一個秋天

他們哭念着他們的海岸

鳥國的故鄉。



今日的印度問題

沈立華

印度國民黨領袖尼赫魯在論「英印關係」一文裏，曾經這樣說過：「印度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其為世界問題之一環，研究世界問題而忽視印度問題是錯誤的。」的確，三十年來為英國所最感煩惱最感頭痛的印度問題，隨着太平洋戰事的進展，而一天天的重要起來。雖然，尼赫魯及其他國民大會領袖都相繼發表談話，聲明決放棄不合作政策，而一放類外，但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因此而減輕；反之，由於西南太平洋戰局的緊張及英國內輿論的呼籲，議員的要求等等一連串事實，而更顯得急迫與嚴重起來。在今日，假使再有人對印度問題視若無睹，置若罔聞，或認為不重要的，那真可說是不諳事理，甚至至是錯誤的。

一、問題之產生

印度已至於自由之門，它自認為世界之一部，它的問題也是世界問題的一部分——尼赫魯

印度之成為問題，可說是與英國統治印度所俱來的。時至今日，印度問題所包含着的，不僅僅是印度要求獨立的問題，還有貧乏、農村問題、種族宗教、王公貴族、特種階級等等，尤其是種族問題和宗教問題，每每為英國逃避解決印度問題的藉口。但是，這都不是主要的，也不是不可能和平解決的小問題。只要種族的鎖鑰能夠打開，則其他的問題都是可以慢慢克服或迎刃而解的。

為什麼呢？要回答這一個問題，我們得先把英國統治印度的政策及

其情形大約略的說一說。英國統治印度有二種方式，一種是由自己統治而由印度政府為其最高的行政機關，一種是由土王或土王所統治，而事實上却完全受英國保護的等於英國的土州。實際操縱統治之權的為總督，他是英國政府的代表，殖民地上的「太上皇」；印度政府只有對內的行政權，對外則完全由總督代表，一手包辦。

王公與英國，似乎有相依為命的關係，英國靠着王公以統治它的屬地，王公也靠着英國以維持它的政權。英國利用了落後的封建制度，把王公的職權提高，以控制土州的行政；王公則也假借英國的勢力以滿足個人的享受。在對付獨立運動這一點上，英國和王公常常是在一起的，因為「印度王公和英國的特種階級，……：如果沒有英國的支撐，他們早就被淘汰了。」尼赫魯曾說就說明了英國、王公和特種階級的本質：「英國的金融、航業以及其他特種階級，是控制印度資源的代表，為他們的本身利益打鬥，英國和印度王公及特種階級同意於任何改革，還是絕對對立的。」

英國統治殖民地的手段真是令人折服的。為了便於統治，常常利用了印度的種族及宗教問題來轉移印度人民對政治問題的注意。其實，印度的民族並不複雜。它沒有像歐洲那樣多的少數民族，而是一個大民族中的不同宗教的派別；最大的派別是印度教徒和回教徒，此外還有耆那教徒、席克教徒和帕西教徒等，共約七千萬人，多半聚居在北五省。他們並不是真正對立的，他們的衝突受了利用的狹窄的門戶之見，在印度民族主義統一的印度獨立運動中，他們完全明白自己的錯誤的。國民會議曾經明白的提出：「只要不違反印度的獨立、民主、自由的大前提，以及不以少數壓制多數，則任何少數種族宗教者，而提出他們權益



今日的印度問題

沈立華

印度國民黨領袖尼赫魯在論「英印關係」一文裏，曾經這樣說過：「印度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其為世界問題之一環，研究世界問題而忽視印度問題是錯誤的。」的確，三十年來為英國所最感煩惱最感頭痛的印度問題，隨着太平洋戰事的進展，而一天天的重要起來。雖然，尼赫魯及其

他國民大會領袖都相繼發表談話，聲明決放棄不合作政策，而一致對外，但問題的重要性，並不因此而減輕；反之，由於西南太平洋戰局的緊張及英國內輿論的呼籲，議員的要求等等一連串事實，而更顯得急迫與嚴重起來。在今日，假使再有人對印度問題視若無睹，置若罔聞，或認為不重要的，那真可說是不諳事理，甚至是錯誤的。

一、問題的產生

印度已至於自由之門，它自認為世界之一部，它的問題也是世界問題的一部分——尼赫魯

印度之成為問題，可說是與英國統治印度所俱來的。時至今日，印度問題所包含的，不僅僅是印度要求獨立的問題，還有貧乏、農村問題、種族宗教、王公貴族、特種階級等等，尤其是種族問題和宗教問題，每每為英國逃避解決印度問題的藉口。但是，這都不是主要的，也不是不可能和平解決的小問題。只要總的鎖鑰能夠打開，則其他的問題都是可以慢慢克服或迎刃而解的。

為什麼呢？要回答這一個問題，我們得先把英國統治印度的政策及

其情形來約略的說一說。英國統治印度有二種方式，一種是由自己統治而由印度政府為其最高的行政機關，一種是由土司至公所統治，而事實上却完全受英國保護的對於英領的土州。實際操縱統治之權的為總督，他是英國政府的代表，殖民地上的「太上皇」；印度政府只有對內的行政權，對外則完全由總督代表，一手包辦。

王公與英國，似乎有相依為命的關係，英國靠着王公以統治它的屬地，王公也靠着英國以維持它的政權。英國利用了落後的封建制度，把王公的職權提高，以控制土州的行政；王公則也借着英國的勢力以滿足個人的享受。在對付獨立運動這一點上，英國和王公常常是在一起的，因為「印度王公和英國的特權階級，……：如果沒有英國的支撐，他們早就被淘汰了。」尼赫魯接着就說明了英國、王公和特權階級的本質：「英國的金錢、航業以及其他特權階級，是控制印度資源的代表，為他們的本身利益打算，英國和印度王公及特權階級同意於任何改革，還是絕對辦不到的。」

英國統治殖民地的手段真是令人折服的。為了便於統治，常常利用了印度的種族及宗教問題來轉移印度人民對政治問題的注意。其實，印度的民族並不複雜。它沒有像歐洲那樣多的少數民族，而是一個大民族中的不同宗教的派別；最大的階級是印度教徒和回教徒，此外還有耆那教徒、耆那教徒和帕西教教徒等，共約七千萬人，多半聚居在北五省。他們並不是真正對立的，他們的衝突受了利用的狹窄的門戶之見，在印度民族主義統一運動中，他們完全明白自己的錯誤的。國民會議曾經坦白的提出：「只要不違反印度的獨立、民主、自由的大前提，以及不以少數壓制多數，則任何少數種族宗教者，而提出他們權益

的方案，國民會都圖考慮。

所以，我們說只要英國政府能接受印度的要求，印度問題可以解決，則所有一切枝節的小問題，都是不難和平解決的。但是不幸得很，英國並沒有把主權的形勢弄清楚，總易因循、敷衍、逃避甚至不願再提題，因此，甘地領導的不合作運動起來了，尼赫魯告訴我們：「印度獨立運動在過去二十年內和平而有效地進行着，運動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印度改革的時候已經成熟，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需要澈底的改革。」於是，印度成爲問題了！

二、英印關係

國民大會追求的是一個，但得到的是石塊。——甘地
當一九三九年英德戰爭爆發的二十五年前，英王喬治第五對印度王公及人民說：「文明的存續與和平，現在遭遇一重嚴重無比的威脅，我們應當起來抵抗並把它根本消滅。」印度人民爲了「文明的存續與和平」，因此參加了上次歐戰，結果動員了四十萬軍門員（前後方的勤務人員），八十萬戰鬥員，戰死的七萬三千名，受傷約二十三萬，此外，支出軍費的一萬二千六百萬磅。當時，印度立法院議員十九人，會連署致書於英國政府，要求戰後對於政治上有所改革，態度非常的謙虛懇切：

「當此次大戰，印度胥民其與政府所有內部之成見，而一致失其忠貞，贊助帝國。印度兵士之荷之負戰以赴戰場。並非以備兵自顧，乃以不列顛帝國自由公民之資格，爲國家而服務；即印度人民也復萬衆一心，於千鈞一髮之際，一致贊助英國。此所以當不列顛及印度軍中實行經印度抽赴戰場，而印度仍能和平靜穩毫無驚也。英國首相袁尹英國人民對於印度軍中加大戰之感想時，其道及印度人，亦視之爲一共同之利益及將來而共同奮鬥之聯合平等之戰士，印度之失其忠貞，固不望報，然於政府之無信義及不能不祈其將無復有此，以及印度之地位將由從屬

以進於平等，則固有權以盼其如此，蓋此可以使印度人民設備於英國而顯勝之，以在英王保育之下躋於自治之域，以發揮其往古所曾表現之高尙使命也。」

但是，這得到的答復是甚麼呢？尼赫魯說：「當時我們得到各國關於印度前途的允諾，而我們真正所得到的，却是加緊的壓迫、戒嚴與屠殺。」

因爲一歐戰當時及戰後的種種經驗，使我們恍然大悟，所以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一日英王喬治第六詔書中的：「不列顛並非爲了自私自利的目的作戰，而是爲了對於人類將有一大關係的一種主義」的說明，並不引起印度的好感；九月十四日印度國民大會即爲此發表了長篇宣言：

「印度決不以任何方式援助帝國主義或法西斯主義，是它準備於印度也實行民主制度的條件下，參加民主國的陣營……國民會要求英國政府明白宣佈其在這一歐戰中，對民主制度，帝國主義，未來的新秩序的態度，特別是這些問題現在對於印度推行的辦法。」

這個宣言，英國政府的回答是：「戰爭結束以後，帝國政府深願印度各王公、各黨、各派及各關係方面代表會商，共同合作，把印度憲法修改至理想的程度。」但尼赫魯隨即指出：「這個要求不是可以討價還價的，它是我們長期爲自由鬥爭的必然結果，也是使印度民衆贊助這一次歐戰的基本條件。」因之，國民會議立即號召各省政府辭職，以爲不合作的初步表示。結果，八個省政府都一連宣告辭職。英國政府遂提議由印度總督推舉若干代表，參加總督的參政會，同時，總督也於同年十月十八日發表宣言說：「印度總督可獲得在自治領中應有的地位。」這是這一提議，國民會議指爲：「這是一個以高官厚祿收買民衆領袖的企圖」，而被拒絕。

甘地也表示說：「總督的長篇大論，不過是表示舊日的分化政策，和統治政策是將繼續下去……印度明白表示：倘英國力能制止，決不讓民主政治在印度出現；則總督允許在戰後召集一次圓桌會議，不是

和前次的開桌會議一樣，不過是一種政治敷衍手段。國民大會要求麵包，而得到的是石塊。」

從上面的許多聲明，宣言，談話中，我們可以看見二十五六年來的英印關係。在這個時期中，由甘地、尼赫魯所領導的不合作運動，已經由消極的「國民大會會員一概不穿英國布」的抵制，而走上積極的政策。

三、目前情況

印度問題急須早日解決，此事非僅與印度有密切之關係，抑且為政府之重大問題。——克利浦斯

太平洋戰爭最顯著的特徵之一，即是東方各殖民地民族解放被提到歷史的日程，尤其當這西盟國在西南太平洋初期戰爭失利的時候，這三萬萬五千萬的印度民族自治問題，更被提到日程的前一頁。

今天，星洲柔佛，敵犯荷印，侵擾敵軍也進到比林河，屬勢可謂非常危急，印度所處的地位，已經無比的重要，而其所受的威脅，也是與日俱增。雖然目前敵軍要深入緬甸，插足印度，尚不可能，但軸心集團會與印度，切斷民主國家聯防的防線，却不可說完全沒有。所以今日印度問題的或待解決，已經急不容緩了。

那末，今日印度問題的情況怎樣了呢？

一月二十四日尼赫魯在新德里會發表談話：「吾人深知目前危機已迫在眉睫，故今日而猶欲勸告人民實行反戰，實行消極抵抗，必貽禍窮之患，固無濟於此類之勸告；反之，國人需要鼓勵與同情，並告以應付危局之法。一旦外力侵入印度，國民大會決議的抵抗，絕不與侵略國家合作。」從這番話裏我們可以看出印度對太平洋戰爭的態度。不過，這地代表英國官方的路透社的電訊。這裏，我們再看一月六日合衆社的電訊：「不合作運動行將停止，實行在戰爭時期暫停；惟對作戰努力及國會計劃，仍將採取不合作之態度。」可見，國民大會的進步是有限度的，它對自己民族的獨立自由，是無論如何不會忘記不會放棄的。

接着，英國「每日郵報」揭載前駐英大使克利浦斯爵士，訪問談話

，謂「印度問題急須早日決定，此事非僅與印度有密切之關係，抑且為政府之重大問題，一俟政府決定政策之時，當可致使印度對此表示同意。今日之趨勢，似以責任問題歸諸印度各領袖，今日之事，第一步應由英政府就本國政策之下決定，而政府之政策應有異於過去所宣布之政策，這真是中肯的見解。英國不特過去對印度不無有次公允之處，即至大局危急的今日，似仍未能完全改變，這就難免被軸心利用來作挑撥離間的資料了。」

我們 蔣委員長這一次訪問印度，其意義與任務，自然非常重大，倫敦與華府對於 蔣委員長此行都深切注視，並都寄與莫大的希望，這原因不但是中英印領袖會談，遠東二大民族攜手，將對太平洋戰局有決定性的作用，抑且對於英印的合作的調停，也將有重大的幫助。因為我們與英國是並肩作戰的盟邦，與印度是有二千年文化歷史的鄰國，我們的抗戰不僅對世界和平，對民主制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即對遠東各弱小民族的解放，也有休戚相關的聯繫，因此我們對這光輝的任務，是應該擔當且可以勝任的。

尼赫魯於三次拜會 蔣委員長之後，已經再次的聲明：「印度決不接受任何統治，不論其為德國或日本；印度備前接受印度大眾之統治，全國人民應當奮起救國，反抗侵略，印度決不規避其責任，此乃毫無疑問者。」現在的問題是在「英國政府就本國政府之下決定」的如何了。

四、怎樣解決

國民會議不為其本身作何權益的要求，它要求一個印度獨立宣言，並且要求承認印度民族有權在不受任何外來干涉的情況下，以立法會議的形式，自行制定憲法。——尼赫魯

今日而論印度問題，解決之道，我們認為首先得根據作為世界憲章的羅耶宣言的原則，其中第三點曾謂：「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願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這是英美兩國對這次戰爭的基本的作戰目的，因此尼赫魯說的：「國民會議要求一個印度獨立宣言，並且要求承認印度民族有權在不受任何外來干涉的情況下，以立法會議的形式，自行制定憲法。」似乎毫不相悖。這獨立宣言與憲法就是印度在戰時，

附屬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可是到今天，印度這個期望固然還沒有獲得英國政府的接受，即英國直轄印領憲法。也還有問題。這個憲法自一九二八年組織的「四門調查委員會」，至一九三三年組織的「兩院聯合委員會」，一共研究了五六年，纔完成了一印度憲法新草案，「議院聯合委員會」一九三九年第二次戰事爆發，英國議會以「分給的時間在反獨專呢？」一九三九年第二次戰事爆發，英國議會以「分給的時間，草案延擱了所謂「印度憲法修正案」，這自然難使印度人民滿足。

現在，英國政府已決定邀請印度加入戰時內閣及太平洋作戰會議，這在形式上似乎比允許印度自治領權要來得切實點，但在事實上，恐怕還不能滿足印度的要求。尼赫魯曾極乾脆的說過：「自治領一類的辦法，不能在印度適用，因為我們是印度民族，不懷其他自治領之為盎格魯克通人的後裔。我們的理想是全世界的合作。不是一個帝國。」同時，這多加戰時內閣或作戰會議的代表的產生，不是由總督推舉或印度政府委派，抑或由國民會議以其他方式公推？這似乎也值得研究。

不過，語得說回來，現在究竟法在戰時，是在印度威脅增大迫燃眉睫的時候，一切的問題糾葛，都得在一致禦侮的大前提下來求解決的。因此，關於印度問題，我們認為國民會議領袖的主張是對的，他說：「儘管英國必能獲取勝利，印度可成立民主形式之政府。英國倘若失敗，則印度更應抵抗新侵略。」即是說：印度必獲獨立自由，必以英國的勝利為前提，英國欲作戰勝利，則更非與印度澈底的合作不能為功。這是在現情勢下的兩方利害關係，基於此，則我們求解決的途徑，也

印度的國民議會

由它的組成到它的現勢

正如我們所熟悉的那樣，印度的國民議會是一個政黨，但它也不止是一個政黨，在一種意義上，它是全印度人民的目的與願望的有組織的運動的表現。它包括印度教徒，也包括回教徒（雖然回教徒的數目較印度教徒為少）；它包括富裕的工業家，也包括無家無業的急進份子；它

就不勝了。

而且，印度總應瞭解兩點：

第一、應該認清敵人的侵略陰謀，並不是單對某一個國家的，它侵略的目的只是想奴役全世界各民族，它所破壞的對象，是整個的民主制度。我們不用引證軸心在歐非的罪行，即以發日提出的所謂「東亞共榮圈」來說罷，它最近在南洋太平洋屠殺各土著民族的事實，就是最顯明的例子。今日英印在反抗侵略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在共禦外侮的總目標下，印度是應該幫助英國，打擊侵略的。

第二、應該認清當前的利害關係。我們並不諱言，今日印度的政治經濟機構是不足以應付當前的惡劣局勢的，故此印度的參加反侵略戰爭與自己民族的解放也是自相矛盾的。因為現在的國際形勢，侵略與反侵略，民主同盟與軸心強盜的，已經各派消之不同流，陣線分明。印度如果跟我們中國同樣是反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兩者已經不可分割的聯繫在一起了。只有把法門斯強盜完全消滅，世界新秩序真正建立起來的時候，各民族纔能得到真正解放、獨立和自由。所以說：印度參戰是幫助英國。也是幫助自己，也就是幫助反侵略陣線。

最後，我們得特別聲明：這上面指出的都不是絕對的，在事實的發展中，兩方關係都是有相互作用的。比如，由於英國政府的賢明政策，印度對英態度可能採取完全合作，生死與共的步法；反之，由於印度人民的積極抗戰而爭取得全世界的同情與聲援時，也可能使英國態度更為改善。自然，歸根結蒂，還得由英國對印度的政策改善始（人完）

桂林大公報

包括印度各土邦的煽動者，也包括好幾個國民議會政府的總理；它包括社會主義以及革命的份子……，無論什麼人，祇要他（或她）每年繳納四安那（Annas）的合美金一角的會費，並官用一切合法的和和平的方法來謀求印度的獨立，就可以加入國民議會。正因爲這樣，現在的國民議會，已擁有一百三十萬以上的衆多的會員了。它一方面是印度人力的蓄水池，同時又是印度人力的一股激流，是一個巨大的印度民族主義陣

線，以及對大英帝國的統治，要將大英帝國的統治下使印度完全獨立起

來。說起來這是一件極有趣味的事，這種的一調以反對大英帝國統治為最

一、誰來發起它？

事情是這樣的，一位曾在印度作外交官三十年的英國人而已經退休了

的休穆(A.O.Hume)，認為英國人理應率先去鼓勵印度社會制度的發

展，因而我們可以知道創立這個團體的目的乃是基於人道和社會的，而決

非政治的。這是一八八五年內事，當時的英印度總督是達佛林爵士

(old Dufferin)，休穆請求總督的贊助，達氏反更提議這個團體應該有

二、複雜的組織

國民議會的組織是很複雜的，首先先地鄉村中的一四個安那一的平民

會員。在這四個安那中，時常是把三個安那撥歸地方國民議會的組織，

有一個是撥歸給在阿那哈巴的中央秘書處。國民議會的這本會員選舉代

省委員會選舉全印度國民議會委員會，這便是被稱作議會的那個組織。

又由全印度國民議會委員會選出一位主席，主席直接對議會負責。主席

三、幾個特點

國民議會曾有自己的制服，白色手織布的衣服和甘地式的帽子；有

它自己的以議會為象徵出現的軍隊，他們雖不帶武器，却在公共會所

裏擔任維持秩序的職務；此外還有一個外交部，一個宣傳局等等。它的

三角旗幟(藍色、白色和綠色)上面還帶着一個紡車。國民議會更以

每年的一月二十六日為國家紀念節，就是獨立紀念日。這個紀念日是為

了紀念一九二九年的決議，要求印度自大英帝國的統治下獲得完全的獨

立，而不以僅僅得到自治領的地位為滿足。

國民議會的份子，有的人熱心於各種不同的信仰與教條，有的人對

於這些信仰與教條採取冷淡或旁觀的態度，唯一可使他們聯合一起的

就是民族主義的信仰。的確，國民議會的每一份子都一致的在印度民族

主義的信仰下，堅強不拔的結為一體了。

四、分着左右兩派

約略的分析起來，印度國民議會可分成左右兩派：右派多受甘地影

響，左派則顯然是由尼赫魯所領導。左翼份子對國民議會更成爲一個特

殊的組織是始於一九三四年和兩派抵抗運動停止的時候，而在那時以前，

國民議會是完全在民族主義的圈子內的。自此以後，一條強烈的社會主

義的

義

的條件，便很清楚的發展起來了。右派份子對此表示憤慨並且還表示反對，而國民議會也就從此開始了內部的鬥爭。

這鬥爭在一九二九年二月特和曹拉的全體大會已達到了頂點。當地護法同盟的神學家阿布爾——右派，將——充任新的議會主席，而

一九三八年當地的主席阿布爾却意外的重新選舉，而且他雖然居於了勝利，重被選任主席，於是在甘地的影響之下，工作委員會的其餘的人

辭職了，這是國民議會史上最重大的分裂，談判立即開始，裂痕終於被

彌補起來，尼赫魯雖然表面上是站在左翼方面，但實際上他在袒護着甘地。甘地的態度得到了大眾的擁護，國民議會會議委員會遂以二百一十票對一百三十一票的分數贏他爭到了面子。

五、紛歧的主張

還有值得在這裏一提的就是一九三七年發生的重大事件。雖一個重大事件，是在通過了印度的自治法案以後，在英屬印度的十一個省份裏開始了選舉。國民議會曾在七個省份裏獲得勝利，並且就任官職。其自治成立了，總去會和英屬省門的國民議會，也竟有些改變了顏色。

尼赫魯和其他左翼份子猛烈的反對就任官職，他們認為像這案上所規定的自治，實際是空詞的很，他們認為在英國轄的省長之下作官，是一個最有害的妥協。經過了四個月磋商，甘地發明了一個公式，那就是藉着一種紳士協定去約束；印度總督和省長，除了在特別重大的危機時，不行使他們的否決權力。這樣才算把國民議會內部紛爭平息了一些，同時也稍稍挽回了國民議會能去就任在英屬省長官下的官職的不名譽的舉動。

現任國民議會主席是阿沙德 (Abdus Kalam Azad)，他的前任是布拉薩德 (Prasad) 博士。(據十一月新德里路透社電，阿沙德同尼赫魯於當日晚間拜會我們的 蔣委員長。)

六、幾位重要人物

現在我們再來簡略的介紹除甘地、尼赫魯以外幾位國民議會的重要人物，以殿此文。

甲、屬於右翼方面的：

(一) 巴特爾 (Sarhan Patel)，今年六十三歲，他是國民議會中

主要的右翼份子，出色的黨魁，無情的黨的組織者與維繫者。如果甘地決定了他所採取的路線，巴特爾就能把它貫徹到底，他實際上控制着八個國民議會的總理。

(二) 阿布爾 (Moulana Abul) 是一個回教徒的神學家和哲學家，是東方最有學問的人物之一，是可蘭經的最新最好的註釋者。他特有的特點是他把正統的神學訓練和現代的眼光結合起來。他是國民議會的頭腦的一部分最精神的指導者。甘地打算使他作一九三九年的國民議會主席。他現年五十三歲。

(三) 拉吉德拉 (Babu Rajendra) 這五十八歲的著名律師是甘地最親近的朋友之一，在印度是次於甘地的最受愛戴的人物。為人溫和，態度磊落，曾有一個敵人，曾任國民議會的主席。

乙、屬於左翼方面的

(一) 德塞 (Sardas Chandra Bose) 是英國最不喜歡的人物，他們害怕他。他代表着極端左翼的觀點，主張完全和英國斷絕關係。一九三八年任國民議會的主席。現年不過四十七歲。

(二) 潘特 (Govind Vallabh Pant) 是甘地說的國民議會總理之一，性格嚴厲，不修邊幅，在普通談話中很溫和從容，而正式辯論時却異常兇猛。他並不是極端主義者。

(三) 那拉然 (Ganaprasad ash Narayan) 雖然還不上四十歲，而他可是國民議會社會主義的創立者。是一個無休無止的人，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一九三三年第一屆國民議會的社會主義黨，就是他組織的。

丙、屬於特殊範疇的：

(一) 耐都夫人 (Mvasrajini Naidu) 是個女詩人，是個促進印度教徒與回教徒間團結的熱心工作者，一個能運用幾種語言的雄辯家，一個政治家。一個軍人，曾在一九三二年獨立運動和平抵抗運動的指導者。一九二五曾任國民議會主席。現在她已有六十二歲，高齡了。

(二) 可汗阿達爾 (Khan Abdul Shukhman) 這滑頭滑鬼的軍人，是工作委員會裏面唯一的回教徒，是甘地的忠實擁護者，當被稱為「邊疆的甘地」。他的政治重要性是在於他是一個回教徒，在邊疆有很大的威望，能使國民議會可能在那裏得到勝利。(完)

本刊緊要啓事

(一) 本刊加價

本刊近以紙張印刷費昂貴，不易維持，從本期起（第四卷第一期），每期每本改爲零售五角，半年二元八角，全年五元六角。

(二) 徵文延期

本刊一月份徵文題爲「地方自治與基層政治研究」，原限一月十天左右齊稿，茲展期至五月十日以前截止。

行健月刊社徵文簡則

一、本社爲闡揚 總理遺教 總裁言行，研究抗戰建國之實際問題，並鼓勵青年進修起見，特舉行徵文。

二、徵文題範圍由本社指定並於本刊揭示。

三、每逢單月（一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舉行徵文一次。

四、應徵者以三十歲以下之青年爲原則。

五、應徵文稿應於每次徵文之上月底以前送達本社。（湖南耒陽第一二號信箱）

六、每次所徵文稿，選取五篇，並在本刊發表，其未經選取者，亦得擇優在本刊發表。

七、取錄者除各贈刊載該項中選文字之本刊五本外

第一名 獎金一百元 第二名 獎金八十元 第三名 獎金六十元

第四名 獎金四十元 第五名 獎金二十元

其未經選取之文稿，經本刊發表者，贈送刊載該項文稿之本刊五本。

八、應徵文稿，須附註真實姓名，性別、學歷及現在通訊處。

徵稿簡約

- 一、本刊以開揚 總理遺教 激發言論研究抗戰建國之實際問題及發揚 民族文化為宗旨
 - 二、本刊內容分為(1)社評(2)特載(3)論評(4)文編(5)時事(6)文藝(7)通訊(8)雜論(1) (2) (4) (5)各欄及旁約 撰稿外餘均歡迎投稿
 - 三、來稿體例長短不拘創作體裁均可惟以切實簡潔新穎為佳
 - 四、來稿須標明為清覽並加新式標題符號
 - 五、來稿須詳附姓名通訊處並加蓋私章發表時並各處作者自便
- 來稿一經發表後每千字酬法幣三元至六元短 篇稿件(不滿千字)酌酬本刊但來稿在他處發 表者概不致酬
- 七、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權
 - 八、來稿登與否概不退還如投稿人欲退還原稿須付足郵費
 - 九、來稿請逕寄湖南省耒陽第12號信箱

廣告價目表

等級	地位	版		
		全	半	四分之一
特等	底頁外	八十元	四十元	二十元
上等	底頁內	五十元	三十元	十五元
普通	正文前後	四十元	二十元	十元

中華郵政登記證郵局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刊已呈請內政部登記證
湖南省圖書館登記證 介雅字第一〇三三號

定價表

期間	冊數	價目
一月	一冊	五角
半年	六冊	二元八角
全年	十二冊	五元六角

附

- 一、各地文化服務社社會服務部書店郵寄刊一律照定價八折收費(以份數計算)
- 二、郵票代費以六元為限並限用一角二角三角或四角之郵票
- 三、定閱本刊者如有查詢或更改通訊地址等事項請將本社定單號碼註明逕寄本社以便辦理

編輯者：行健月刊社
發行所：行健月刊社
通訊處：湖南耒陽第十二號信箱
印刷者：青年印刷務館
全國各大書店
中國文化服務社湖南各縣分社
衡陽 大剛書店
耒陽 青年文化服務部
衡陽 大剛書店